

# Riese Hundert-霧之城篇

作者: SSAZ

Powered by [紙言](#)

## 濃霧之下



米格拉城總是這樣讓人感覺到壓抑，濃重的霧氣繚繞在這個坐立于盆地之中的城市，與城中灰黑色基調的建築一起把整座城市描繪成一幅黑白色的畫卷。

一位矮小的少女邁著輕盈的步伐，游走在房檐之上，似乎毫不畏懼會跌下去，紅色的外套和淺金色的頭髮在一片白茫茫的濃霧中顯得尤為突兀。

"一如既往地讓人著迷呢，隱藏在這片濃霧之下的秘密。"

與少女不相稱的是她那老氣的聲音，她獨自呢喃著。屋簷上的烏鴉似乎是在回應她的說法一樣，"啊"地一聲怪叫著，然後撲騰了一下翅膀，連同少女一起，消失在了濃霧中。

"所以這就是你來這家破爛的飯店吃飯的理由？"

一位白色長髮的少女坐在這家小餐館最中間的餐桌上，

用高亢的聲音質問著旁邊的少年。少年低頭不語，埋頭吃著碗裡的麵條。相對於少女的穿著打扮而言，這位少年的模樣看著略顯樸素，旁人看來可能這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帶著僕人出來旅行吧，

但是少年這絲毫不理會少女的抱怨,只是自顧自地吃著東西的態度,又實在不像是僕人應該有的樣子。

"我在跟你說話!你到底聽到了沒有?"

"好啦你就別抱怨了,怎麼說也比蘑菇套餐要好對不?"被這突如其來的反駁,

少女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憶,頓時語塞。

"好啦,周圍的人都在看著我們呢,是誰說這次來米格拉城要低調的來著?"

少女握緊了手裡的叉子,憋著紅臉怒氣衝衝地插著麵條送進嘴裡。

餐館對面的廣場很熱鬧,

看起來是有雜技團在賣藝的樣子。一個臉上畫著滑稽妝容的小丑的周圍聚集著一群小孩子少女放下餐具,托著腮無力地望向廣場的表演。倒也不是覺得小丑的表演能讓她的食欲變好,而是在她看來,這種再平常不過的滑稽表演有著不一樣的意義。

只見那個小丑拿著一根短棒耍著花式,熟練的動作中還夾雜著故意的失誤,

逗得大家笑聲不斷。就在這時他忽然故作神秘,對著短棒喃喃地念著咒語,在一陣閃光後,

短棒整根就燃燒了起來,小丑就這麼拿著起火的短棒繼續耍花式,圍觀的人群頓時掌聲雷動,

叫好連連。見人群反應熱烈,小丑趁熱打鐵,憑空再變出另一根起火的短棒,

小丑似乎完全不在意燃燒的火棒會燙手,兩只手各自耍著不同的花式。旁邊的舞女開始伴舞助興,

小丑時不時把火棒拋起,

而舞女則在火棒落下的時候翻個跟鬥用腳尖把火棒踢得更高。隨後表演迎來了高潮,

小丑把兩根火棒同時甩到高空並保持舉高手的動作,

而舞女則邁著輕盈的步子踏著小丑的身體爬到他肩上,

做出了和小丑一樣的舉高雙臂的動作。他們身後一直負責敲鼓伴樂的大塊頭開始敲起緊湊的鼓點,

預示著高潮的來臨。火棒從空中落下,忽然傳來一聲劈裡啪啦的爆炸聲,原來是火棒在空中爆開,

變成了多彩的煙花,並向下灑落著彩紙和彩帶。

"哦?"少女的表情微微變化了一下,似乎是被雜技團的表演打動了。這時候少年已經把兩碗麵條吃完,把頭湊過來也一起看廣場上的表演。

"喂,艾絲,那種表演對於你們魔法師來說應該挺容易的吧?"少年問道。

"是啊,非常初級的火魔法,我5歲的時候就會了。不過啊....."少女雖然在回答少年的問題,但是並沒有望向他,眼睛依然聚焦在小丑的身上。

"不過什麼?"

"那個小丑並沒有使用魔法,我在這邊感覺不到一點點的魔力波動。"

"嗯?那他是怎麼做到那種事的?而且明明這種事情用魔法比較方便吧?"

"我怎麼知道,知道的話我就不會來這個又陰暗又潮濕的城市了,

你知道嗎我現在身上感覺到處都是有水汽在附著,簡直要把我悶死了。"

"那我們到底是來做什麼的?"

少女像是放棄了思考一樣整個人趴在桌子上,

用沉悶的聲音回答道:"瓦德啊..你吃下去的食物都是轉化成肌肉的嗎..就沒有一點是轉化成腦子的?"

少年用了五秒鐘來理解她的挖苦,無奈地說:"是啊我的大小姐,我鄉下人沒見過世面,

您就給我講解一下如何?"

"走吧,我們把賬結了,出去走走,我再跟你說。"

"可是你的麵條還沒吃完啊。"

"我飽了。"

"我父親以前說過,食物是上天的恩賜,不能這樣浪費。"

"啊啊啊!又是你父親說!"

少女一錘桌子,猛地起身,丟下少年走了出去。少年也只好急忙把賬付了追出去



米格拉城是有名的霧之城、無論是哪個季節、都會有霧氣包圍著整個城市、而其中四月是全年霧氣最重的一個月、雖然平時也會有不少的霧、但是四月時的霧氣能把整座城市變成白色的夜晚、能見度低到五十邁以外就看不清人影、空氣中的水分也重到簡直能把人都壓垮了。(邁:長度單位, 約等於0.8米)兩人一邊避開人行道上的水窪、一邊慢慢地散步、艾絲走在前面、指著街道上的汽車說:"這些車子你在聖都見過不少了吧?"

"是啊, 雖然第一次見的時候感覺蠻驚奇的, 習慣之後現在再看到就覺得很正常了。"

"可是這次輪到我要感到驚奇了。"

"嗯? 為什麼?"

"這座城市里的車, 全部都不是用魔晶石驅動的呢, 也就是說, 像你這種一點兒魔法都不會用的傻瓜都能駕駛這種車。"

雖然重點不在他身上但是瓦德還是感到了話語中的尖刺不過對於艾絲的挖苦, 他早已經習慣到懶得反駁了。

"不用魔力也能開?"

"嗯, 很早就聽說過米格拉城的人們有著特殊的技術, 使他們的生活能夠完全不依賴魔晶石, 這裡的人們都不會使用魔法, 即使是遍佈全大陸的魔法師協會, 在這裡也是沒有分部的。"

"我發現一件事情。"

"降雨?"

瓦德指向馬路上的車子說, "這些車子與王城的車子不同的地方, 這些車子的後面都會排出白色的煙霧。"

"對哦。"

"那麼為什麼這裡的人都不使用魔法呢?"

"不是他們不使用, 而是他們無法使用。"

"嗯? 為什麼?"

"這片土地的詛咒。我給你看個東西,來這邊。"

兩人轉入一個狹小的巷子,艾絲背對著巷子的入口,似乎是為了不讓其他人看見一樣。她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說,"我也算是個很熟練的魔法師了對吧"瓦德不知道她忽然間為什麼問這個,只好點點頭。艾絲接著說,"我現在要施展一個大型的冰魔法,將旁邊這棟樓凍起來。"

"喂喂喂喂喂你給我等一下!"瓦德慌忙制止她這"大型公害行為",不過艾絲卻沒什麼反應,只是很冷靜地說了聲"放心吧,我不會傷害人的。"

瓦德半信半疑地退後兩步,看艾絲到底要做什麼。只見艾絲擺好架勢,右手貼在牆面上,左手扶住右臂,口中輕輕地念著咒語。

"elf-ove, u-ka-zu ti mo-c le-du"。

寒霜的氣息開始從艾絲的手掌出散發出來,伴隨著細微的碎裂聲,牆面的磚塊開始變成白色,以艾絲的手掌為圓心,白色開始蔓延開來。

艾絲的表情非常嚴肅,對於她來說,

要將這四層高的樓整個凍起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情況有些不對勁,

瓦德注意到即使是艾絲如此專注地施法,結冰的速度也遠比艾絲平時使用冰魔法時的速度要慢得多,並且在冰蓋延伸到一邁之後幾乎就再也不能延伸了。

"艾絲....."瓦德大約明白了艾絲要給他看什麼,只是還是覺得這太難以想像。

艾絲停止了施法,拍了拍手上的冰屑,然後對瓦德說。

"如你所見,即使是我,在這裡能使用的魔法也僅僅是這個程度而已,從踏進這片土地的時候我就能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在減弱魔力的釋放。"

"怎麼會這樣,這就是這片土地的詛咒嗎?"

"傳說是這樣說的,這麼多年以來,無數的魔法師學者企圖探尋這片土地的秘密,最後都無功而返。"

"什麼傳說?"

"聽起來很普通的傳說,就像是騙小孩似的童話一般。"艾絲的臉色不太好,或許是剛剛釋放完一個大型魔法的緣故。

"傳說在很久以前、這裡和其他地方沒有什麼區別、也是可以正常地使用魔法的、但是有一個魔法師不滿足於僅僅靠魔晶石來增幅自己的力量、而使用了一些禁忌的技術、結果導致了一場巨大的災害、很多人因為這場災害死去了、從那時候起、這片土地就變得無法使用魔法了。於是有人就說,是那場災難中的死去的人在詛咒著魔法師們,讓魔法不能在這片土地出現。"

說完這段傳說的艾絲發現瓦德並沒有在認真聽,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別處。正要對瓦德發脾氣的時候,瓦德一臉嚴肅地看著她的身後。艾絲轉過身隨著瓦德的目光望過去,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在巷子的入口出已經站著很多人了,他們穿著清一色的黑色大衣,領口豎得高高的已經遮住了半張臉,看樣子來者不善。

這時其中一個黑衣人開始向他們兩個走過來,這個高大的男人筆直地走向他們,似乎完全不顧忌水窪的泥濘會把他的黑色長靴弄髒。

瓦德向前走了兩步,把艾絲擋在身後,手中握著放在背後的"釣竿",一副準備好開打的架勢。然而這時候黑衣男人在距離他兩個身位的地方停下來了,然後開口說話。

"想必兩位是剛剛從外地來的旅行者吧?"

"是的,請問你有什麼事?"

瓦德見他並沒有殺氣,使用緩和的語氣回應他,但是右手仍然握在魚竿上,沒有放鬆警惕。

黑衣男人也是看出瓦德那毫不掩飾的警戒心,於是用非常柔和的語氣說道。

"歡迎二位來到米格拉城,在下面是諾克·沃爾克,是城主阿托姆大人的侍衛。"

黑衣男人在自我介紹的時候,稍微把領口拉下來了一點,使得瓦德二人能看清他的長相,那是一個臉上滿是滄桑的中年男人,雖然他沒有散發出任何殺氣,但瓦德還是能從他的眼神中感覺到他作為戰士的堅毅。

艾絲注意到這個男人衣服上別著一個徽章,那是一個齒輪形狀的徽章,

齒輪的中央是一個山型的圖案。艾絲曾在紋章課程裡學到過，這個徽章就是米格拉城的象徵。

"在下代表阿托姆大人來邀請二位，希望你們能來城堡做客。"男人繼續說道。

"可是看你們的陣勢，我們是非去不可的意思咯？"面對這幾個全副武裝的侍衛，艾絲不滿地問。

"不不不，是在下失敬，在下並沒有強制要求二位的意思，只是我等稍後還有其他任務，

所以才這般全副武裝。"男人說完後畢恭畢敬地鞠躬了一下，

然後從大衣的內袋掏出一個信封遞給二人。

"這是正式的邀請函，無論二位什麼時候蒞臨，阿托姆大人都是歡迎的。"

艾絲接下信封，注意到信封背面紅色蠟封上印著的也是米格拉城的紋章。

"那麼在下就先行告退了。"

男人再次鄭重地鞠躬，然後轉身與其餘幾個侍衛離開了，剩下瓦德和艾絲兩個人面面相覷。

"感覺..是個很可怕的傢伙呢"艾絲摸著下巴說道。

"同感，真要和他打起來，感覺沒有勝算呢，不過有點想試試看啊。"瓦德倒是一副輕鬆的表情。

"你..算了現在怎麼辦？我們真的要赴約嗎？

"你問我..我也不知道啊"

"算了我就知道是白問。"艾絲從腰包裡拿出小刀，小心翼翼地切開信封。

這封邀請函上面沒有寫上他們二人的名字，想必是還不知道，稱呼只用了"尊敬的魔法師小姐"以及

"隨從先生"。

"誰是你隨從啊。"瓦德抱怨道。

"當然不是。我上哪找這麼笨的隨從"

"....."

"我們就去看看，好歹是一城之主，總不能把我們怎麼樣了吧，反正我們也沒有任何線索。"

"你還真是有夠單純的啊，萬一是個陷阱呢？

"如果有這個必要，剛才強行把我們帶走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們沒有這麼做。等下，

你說我什麼？你再說一遍？

"不，沒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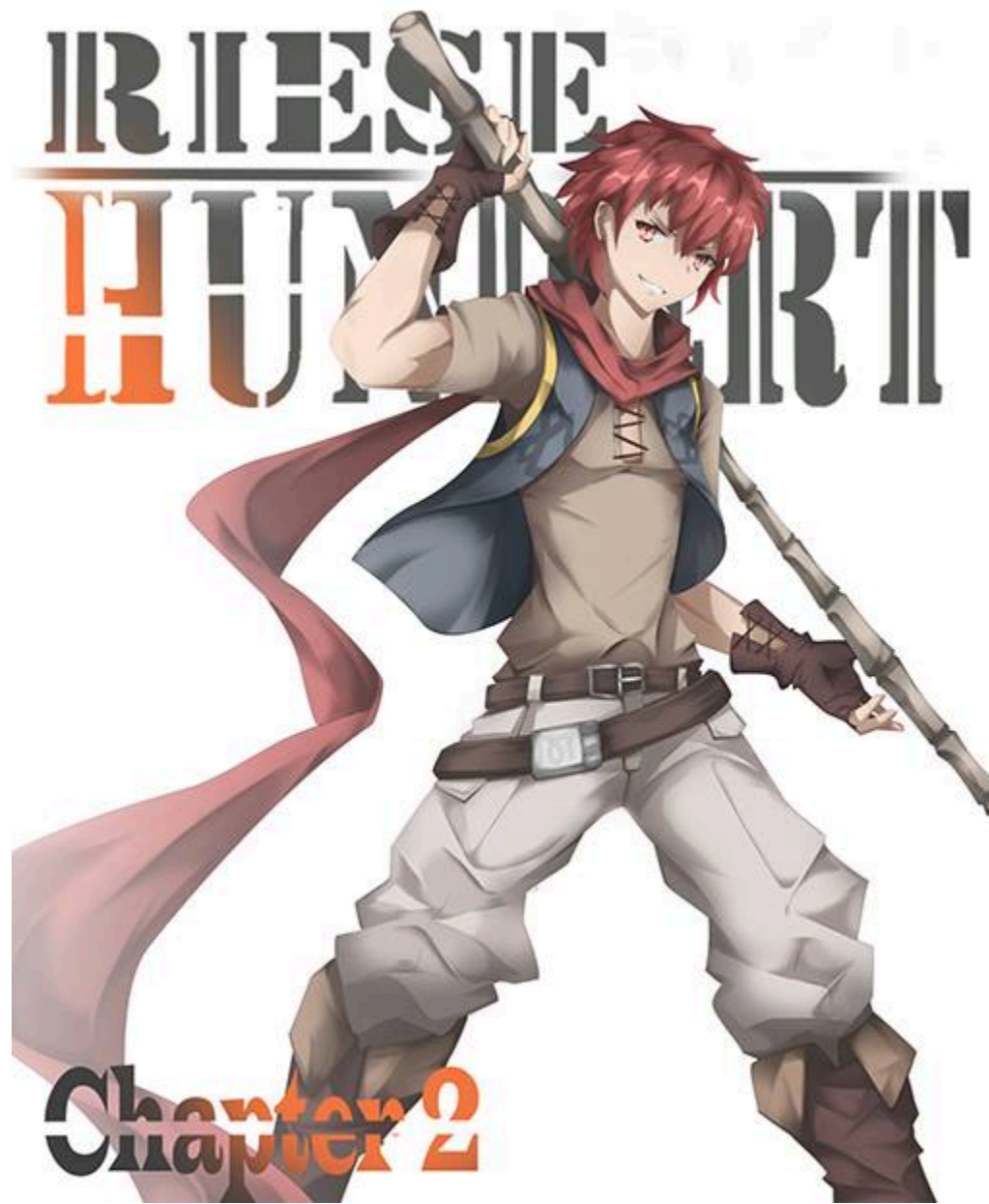
艾絲扯住瓦德的衣袖，把他整個人拉下來然後用拳頭敲他的腦袋。

"我讓你單純！你個木頭腦袋！

"哎喲你！你這個暴力刁蠻女！別扯了衣服要爛了喂！

兩人一路打鬧著，走出了巷子。

## 白夜黑幕



灰濛濛的天空好像是把水分忍耐了很久一樣，在這一刻終於忍不住要宣洩出來，忽如其來的雨，淋得街上的行人措手不及，紛紛四散躲雨，廣場中央僅剩下雜技團的三個人以及他們的大篷車。

"啊--這種鬼天氣真是討厭啊。"穿著緊身衣的舞女一屁股坐在道具箱上，漫不經心地抱怨著。

"多蘿絲你也快來幫忙收拾吧，道具都要被打濕了。"小丑和另一個大塊頭在慌忙地收拾東西。"喂！小不點！那一箱東西要輕點放！砸壞了的話今晚就沒你的晚飯了！小丑沖著那個大塊頭大喊著，大塊頭沒有回話，只是傻乎乎地沖著小丑點了點頭。

舞女則好像沒有聽見命令一般，繼續背對著小丑坐在箱子上，望著灰濛濛的天空，也完全不在意雨滴打濕了她身上單薄的衣服，雨水滲透了絲質的白色緊身衣，若隱若現地透出了她紅潤的膚色。

"我說克羅，你就打算一輩子這樣下去麼？"舞女在說這句話的時候依然是看著天空，任由雨滴落在她的臉上。

小丑把箱子放下來，臉轉向舞女，無奈地歎了一口氣。

"不然呢？

"我一直很想去聖都看看啊，你呢？難道就沒有什麼想要做的嗎？

"我....." 小丑頓了一下，沒能回答上來。

舞女輕輕地蹬了一腳箱子，輕盈地向後一個優美的後空翻，剛好跨坐在小丑的肩膀上，然後像流水一樣，順滑地沿著小丑的身體滑落下來，從背後抱住了小丑，然後在小丑的耳邊溫柔地說。

"我們總要做出選擇的，你願意在這鬼地方呆一輩子嗎？

然後鬆開小丑，把他腳邊的箱子抱起來，邁著輕盈的舞步走向大篷車。

小丑沉默不語，只是輕輕地握了一下拳頭，然後又放開，轉身繼續收拾道具。

米格拉城堡坐落在城市的中央，雖然整個城市是建造在一個四面環山的盆地之中，但是在盆地的最中央是一塊比周圍凸起一點的土地，也就成了整座城市地勢最高的地方，而米格拉城堡，就建造在這個土丘的頂部。作為城市的核心部分，米格拉城堡的週邊還有護城河與圍牆，鐵灰色的圍牆與城堡矗立在白色的濃霧之中，顯得更加堅實和冰冷。

瓦德和艾絲站在護城河的吊橋前面，看著這座頗具壓迫感的城堡。吊橋在平時都是放下來的，在這個和平的時期，這裡的入口也只是有兩三個衛兵在守著而已。

二人走向衛兵，艾絲先是向幾個衛兵表明來意，然後呈上了邀請函。衛兵讓二人稍等，拿著邀請函就跑回了裡面。

過了一會兒，一位穿著管家服飾的白髮老人就走了出來。

"歡迎兩位，我是阿托姆家的管家圖爾勒。"

管家微笑著說道，接著輕輕地鞠躬一下，然後用手扶了一下眼鏡。

艾絲點頭回禮，然後回答："我們這次來叨擾，還請多多關照了。"

"哪裡哪裡，你們可是貴客，怕是我們招呼不到，還望多多包涵啊。"管家說完呵呵一笑。

瓦德在旁邊看著兩個人的對話，心裡想，這上流人士說話就是麻煩啊，文縷縷不要緊還根本就說不到重點上。

"那個....." 瓦德忍不住插嘴了"我們能先進去聊嗎？我這背了一堆行李的也是挺累的啊。"

說完瓦德用手拉了一下背包的肩帶，示意這些東西真的很重。

管家先是一愣，然後很快就恢復了神情，連忙說道：實在抱歉，兩位請進。"

管家側身讓出路讓他們二人進入了城堡，並叫來一個僕人幫瓦德提行李。

管家帶著二人走進去，管家走在前，二人跟在後，這一路上艾絲就沒給過瓦德好臉色看，

還一巴掌打了瓦德後腦勺一下，細聲地抱怨著瓦德剛才的失禮。瓦德也不服輸，

細聲地反駁回去。管家轉頭看了一下兩人，兩人就立刻閉嘴保持安靜。

經過迂回曲折的走廊，三個人來到了一扇門前。管家停下來，轉回頭對二人說。

"阿托姆大人就在這裡面。"

然後轉身敲了敲門，說："阿托姆大人，那位魔法師小姐到了。"

"請進。"

回答的聲音是一把沉穩的男聲，隨後管家為二人開了門，便退下了。

二人走進了房間，發現這裡是一個書房，除了四面都整齊地擺放著書架以外，在窗邊的書桌上也是堆滿了各式書籍，除此之外，這間書房並沒有什麼多餘的裝飾，樸素得就像是米格拉城堡的外壁一樣，想必書房的主人是一位勤勉好學的人。而他們要見的人，城主阿托姆，就站在其中一面書架的前面，正在翻閱這手上的書籍。

阿托姆合上手中的書，向二人走來。這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男人，

雖然歲月在他的雙鬢和臉上留下了痕跡，體格不算壯碩，但是他整個人看起來非常的有精神。

"歡迎兩位，我是米格拉的城主，索克爾·維特·阿托姆。"

艾絲本來還想行個女士禮，但沒想到城主直接伸出了右手要與她握手，他這是在表示身份平等，艾絲有點受寵若驚，連忙也伸出右手去握了一下，之後城主還和瓦德也握了一下，



給人的印象非常隨和。

城主讓二人坐在書桌對面的椅子上稍作休息,自己則坐回書桌後的椅子上。

"想必二位現在都滿肚子疑問,為什麼被會邀請到這裡來,不過首先我要感謝二位,在不知任何情況的前提下仍然接受了我的邀請。"

"哪裡的話,受到一城之主的邀請實在是我們的光榮。"

瓦德沒有說話,不過眉頭稍微皺了一下。

"其實你不用感到驚奇,每一位從外地來的魔法師,我都會邀請到城堡裡做客。"

"原來是這樣..那城主大人是怎麼知道我是一個魔法師的?"

"在米格拉這裡,作為一個魔法師可是比你想像中要引人注目一些,無論你有沒有施展魔法,你身上的魔法道具和你自身的氣息就已經暴露了,從你們踏進米格拉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經知道了。"知道自己從一開始就被監視了這一點讓艾絲面露難色,不過仍然保持著微笑和正坐。

"是我多有冒犯了,不過,我還不知道兩位怎麼稱呼呢。"

啊.我是艾絲·威爾一個旅行中的魔法師"然後艾絲轉過頭來看向瓦德。"這位是瓦德·肯納茲,是我的隨從。"

瓦德一愣,不過立刻就反應過來了,連忙說:是的,我是她隨從,你好!隨後附上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哈哈,很高興認識二位。"

兩人也陪著勉強地笑起來

"我已經叫人準備了晚宴,二位今晚請務必留下來,到了明日,我還要帶二位好好參觀一下米格拉城。"

"真是太感謝了,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艾絲這次來米格拉城就是為了探尋這裡的秘密,城主這番招待正好應了她的心思。

晚宴中二人受到了城主的熱情款待,艾絲也終於能吃上一頓舒心的飯。

"二位到米格拉城來,不知所為何事呢若是有我幫得上忙的地方,請務必不要跟我客氣。"

"其實也沒有什麼目的,我們是在旅行的途中,路過這裡。"

艾絲還不想這麼快就表露自己的意圖,於是打了個謊。

"不過魔法師來我們這裡,不外乎也就是那個原因了,一直以來他們都想弄明白為什麼唯獨在這個地方,魔力會衰弱。"

"然而他們都弄不明白?"

"是啊,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個魔法師來過這裡,不少還是各地的魔法師協會派來的,就為了探尋這裡的秘密,也因為如此,我都已經習慣性地遇到魔法師就邀請他們過來了。"

"可是我並不是魔法師協會的人呢,畢竟我還沒到年齡。"

"哈哈哈哈說的也是,不過威爾小姐一定會成為棟樑之才的。"

"您過獎了,我還有很多地方要學習的。"

"城主大人,關於米格拉城的那個傳說,他們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呢?"

"那些協會的人,個個都神祕秘的,即使是真的有什麼發現,恐怕也不會告訴我吧。不過在我看來,傳說終究是傳說而已,說不定米格拉這裡就是神明註定這裡是不能使用魔法的呢。不過....."

城主站了起來,繼續說道。

"即使沒有魔法,我們米格拉人也創造出了屬於我們自己的魔法,你看看城中的設施,交通工具,以及日常用品,沒有一點是使用了魔晶石的技術,但是我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甚至可以說是超越了其他地方的,因為我們這裡的技術,即使是沒有任何魔法天賦的人都能輕易掌握的,是能夠使更多人得到幸福的技術!

說這段話的時候,城主的情緒非常的激昂。

"然而我們卻是被不受待見的異端,魔法師協會的長老們一直致力於打壓我們的技術傳播,說我們的技術有太多不確定因素,也沒有長久的傳承,就輕易地把我們拒之門外。"

城主的情緒又一下子跌落到谷底,他緩緩地坐回了椅子上。

"那個..冒昧問一下,其實我也覺得很神奇,沒有魔法的話,這裡的設施都是用什麼運作的?"

"用水與火。"

"水與火？"

"是的, 利用水與火的互動, 就能產生能量來推動機械的運作。"

"不太明白....."

"其實很好理解, 我們來做個實驗。"

說完城主在餐桌上拿了一個酒瓶, 他把酒瓶的木塞拉出來一半, 然後把酒瓶放在了火爐上面燒。

"讓我們稍等片刻。"

艾絲和瓦德也離開餐桌, 走到火爐旁看。

酒瓶裡的酒被加熱, 慢慢地開始沸騰, 發出滋滋的聲音, 過了幾分鐘後, 忽然發出砰地一聲, 木塞被彈射了出來。

"你們看明白了嗎?" 城主站在火爐前, 張開雙臂說。

"水被加熱會變成汽, 汽膨脹後會在狹小的空間裡尋找出路, 於是木塞就被推出來了, 我們可以把這個推力加以利用, 那麼我們就可以用來推動機械的運轉, 而完全不需要用到魔晶石。" 瓶子裡的酒流了出來, 滴到了火裡燒得更旺了。站在一旁的管家一看嚇壞了

"阿托姆大人, 請不要做這種危險的事情啊..。來人! 快端水來把火弄滅了!"

還沒等僕人們把水端來, 艾絲已經走向了火爐, 對著越燒越大的火伸出了雙手。

"led-dzi-ne-pro-si-mz-mra-ze-ni"

艾絲吟唱著咒文, 她清楚這裡能使出的魔法很有限, 所以就直接使用了一個大型凍結魔法, 果不其然, 從艾絲的手散發出來的寒氣並沒有很多。

火焰一下子就變小了, 從艾絲手裡散發的寒氣漸漸覆蓋了柴火, 最終火焰被完全撲滅,

火爐中僅僅殘留著白色的水蒸氣, 就像是米格拉的霧一樣。

在一旁很淡定地看著這一切發生的城主這時候鼓起掌來

"果然威爾小姐是個難得的人才, 即使是在米格拉這種地方居然都能使出魔法來。"

"城主大人過獎了。"

艾絲輕輕地捏了一下被自己的魔法凍到的手, 表情有點失落。

"時候也不早了, 不如我就安排兩位去休息吧?"

艾絲細聲道謝著, 一天內使用兩個大型魔法也是非常大的消耗。

"圖爾勒, 送二位去客房吧。"

管家一邊用手帕擦著額頭的汗, 一邊應答城主, 隨後便把二人送到了客房。

艾絲一到客房就癱在了床上, 瓦德幫她把行李送房間裡來。

"看起來臉色不太妙啊, 剛才的魔法消耗太大了吧?"

"差不多啦..。雖然也有這方面的原因"艾絲含糊地回答到。

"那還有什麼原因?"

"沒什麼, 只是應付這種大人物覺得心累。"

"我看你應付得挺好的啊, 比起以前不是進步很大了嗎?"

艾絲二話不說抓起一個枕頭砸向瓦德, 瓦德從容地側身閃開。

"也不是不能理解,

一整天用那種方式說話換了我也是會累壞的。"瓦德撿起地上的枕頭放回她的床上。

"這個城主, 怎麼說呢..。我總覺得他還有事情瞞著我們, 我看得出來他對魔法師的不信任。"

"嗯, 雖說我對貴族本來就沒什麼好感, 但這個人..."

就在這時候, 屋外的騷動打斷了瓦德的話, 城堡內的警鐘響起, 並傳來了嘈雜的人聲。

"有入侵者! 在西塔那邊! 快派人去包抄!"

瓦德和艾絲也下樓跑向大廳, 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剛好遇上帶著侍衛隊跑來的沃爾克。

"發生什麼事情了? 沃爾克先生。"艾絲問道。

"請不用擔心, 威爾小姐, 只是一些突發狀況, 在下等現在正要前去查看, 先告辭了。"

說完沃爾克立刻就帶著人跑走了瓦德和艾絲對視點了下頭, 也一起跟著隊伍跑過去。

剛追到花園處就聽到了兵器相接的聲音,

能看見外廊處有十多個侍衛正在圍著兩個蒙面的黑衣人。沃爾克帶來的人見狀也立刻圍了上去,

把兩個黑衣人包圍得死死的。

拿著長矛的一個侍衛首先沖向體格比較瘦小的一個黑衣人、這個黑衣人單手握持一把短劍、輕巧地撥開矛頭、另一隻手順著矛的長柄、像蛇一樣纏過去、不但化解了侍衛的攻擊、還讓他無法及時收招防禦、瘦黑衣人往後拉著矛柄、讓其身體進一步貼近侍衛、並且右手的短劍已經揮向了侍衛的脖子。侍衛見勢不妙立刻鬆開手中的長矛，迅速躲開。其他的侍衛也紛紛舉起長矛刺過來，瘦黑衣人把手中的長矛往身後的地面上一插，自己以矛柄作為支撐跳起來躲過這一輪的刺擊，並用雙腿踢向兩個侍衛，兩個侍衛被踢了一個措手不及，

倒坐在地上。然後黑衣人利用踢擊的反作用力使整個身體往後翻，但是其雙手並沒有離開矛柄，而矛則因為其體重的緣故被壓彎了。瘦黑衣人輕盈落地，隨後鬆開了彎曲的矛，矛柄像彈簧一樣狠狠地彈在了追擊的侍衛臉上，侍衛頓時昏了過去。

另外一邊的侍衛也開始對比較高大的黑衣人展開攻擊兩個侍衛首先向其刺了過去，高黑衣人並沒有使用武器，而是空手應戰。面對直刺向他的矛頭，他忽然一個踉蹌跌倒了，不過跌倒了反而避開了這次攻擊。臥倒在地上的黑衣人不但沒有翻身起來，反而順著勢在地上展開了反擊，使出了掃堂腿，

出其不意的攻擊使侍衛反應不及被絆倒。另外的侍衛立刻往地上的黑衣人刺去，不料黑衣人伸出雙手，向侍衛們噴射出了火舌，眾侍衛被火燒個措手不及只好在地上打滾來弄熄身上的火苗，頓時侍衛們的包圍開始散亂。

"魔法師嗎。"

沃爾克看不下去了，一邊徑直走向兩個黑衣人，

一邊緩緩地拔出他的佩刀。那是一把很奇怪的刀、細長而略微彎曲的刀身上有著暗色的波浪紋、而刀背上是一排整齊的齒狀結構、沃爾克拔出刀的時候、這些齒會帶動刀鞘上的幾個齒輪轉動、而刀鞘也是十分奇怪的造型、先是靠近刀鞘口部的地方有著幾個互相咬合的齒輪、整個刀鞘上還繞著一些金屬管道、與細長的刀身相比、刀鞘顯得有點厚重。

侍衛們不敢輕舉妄動，

只是舉著兵器圍著兩個黑衣人。沃爾克一個箭步沖上去對著瘦小的黑衣人就是一個從左向右的橫劈，速度之快讓人眼睛都追不上，而強勁的斬擊使空氣中的霧氣都被撕裂開了。

然而瘦黑衣人也不是等閒之輩，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強大斬擊也是從容不迫。只見其單腿保持立于地上，柔韌性非常好的身體以髖部為圓心畫圓，避開了這次斬擊，刀身剛好從其背部擦過，而一條腿也同時做出了畫圓的動作，此時已經踢向了沃爾克的頭部。

迅速反應過來的沃爾克把身體壓低躲過了踢擊，

並且已經準備好了第二下斬擊。刀身在地面上擦出了火花，從下往左上劃出了一道紅光。瘦黑衣人用短劍接下了第二擊，

但強行去接下沃爾克的斬擊並不是明智的判斷，瘦黑衣人被強大的力度震到後退一步，而此時沃爾克在其不注意的時候已經做出了第三擊。沃爾克順著斬擊的力度扭動下盤，借助黑色大衣的下擺的掩護，右腿迅速向前踢出一腳。瘦黑衣人沒有注意到這突如其來的踢擊，左肋被直直地踢了一腳，整個人受衝擊力影響向後倒下。

被踢倒的瘦黑衣人在地上滾了一圈後單手撐起翻身，半跪在高黑衣人的身後，

左手捂著被踢中的部位。高黑衣人向前踏一步，似乎是在表露要保護同伴的意思。

沃爾克重新擺好架勢，側身舉起刀，刀尖指著高黑衣人，似乎是在告訴他可以隨時放馬過來。

高黑衣人雙手合十，微微低頭，似乎是在做祈禱。忽然他的手掌燃燒了起來，但他似乎並不在意火焰的高溫會灼傷自己。接著他橫著邁開一步，雙手分開，開始向著四周打出掌擊，在大家沒反應過來他在做什麼的時候，忽然四周產生了劇烈的爆炸，並且伴隨著火光和煙霧。

"炎爆術! 大家快散開!" 人群中有人喊道

侍衛們慌忙往後撤，有不少人躲閃不及被爆炸的衝擊波推飛出去，頓時濃煙中夾雜著哀嚎聲和爆炸聲，大家都分不清東南西北。

剛才一直在旁觀的瓦德和艾絲也連忙逃入室內爆炸的聲音停止了，但爆炸引起的濃煙久久不散，兩個黑衣人已經不知所蹤了。

"給我搜! 人肯定跑不遠!" 沃爾克大喊著, 自己首先跑出去了。  
最後侍衛們僅僅在城堡的外壁處發現了一條黑衣人留下的繩索和鐵鉤, 再也沒有找到別的東西。  
此時城主也帶了一批侍衛過來, 正好遇上了瓦德和艾絲。  
"把這兩個人拿下。" 城主如此說道。

# 驟雨

## Chapter 3

### IRISIE HUNDETT



城主阿托姆在書房裡來回踱步，書桌上那杯甯神的蜜茶並沒有使他的焦躁有所好轉，他開始猜想出各種最糟糕的發展，意識到入侵者已經把注意力放到城堡的西塔，他就明白了敵人已經對他有一定的瞭解了。

敲門聲響起，門外傳來了沃爾克的聲音。

"阿托姆大人，是屬下。"

"哦諾克..進來吧"阿托姆與沃爾克有著十幾年的交情，兩人不僅僅是主僕，也是要好的朋友，所以私底下阿托姆是直接稱呼沃爾克的名字的。

沃爾克推門進來，然後輕輕地把門合上，仿佛在擔心稍微大一點的聲音都會刺激到阿托姆脆弱的神經。

"西塔那邊已經多派了三倍的人去看守，稍後屬下也會去那邊親自把守。"

"那就拜託你了諾克，這可不僅僅是米格拉的事情，協會那群傢伙..不.教會那群傢伙，恐怕有著更深一層的打算。"

"您是打算提早把那個完成嗎？"

"要搶在他們之前。這種東西不能落入他們的手裡"

是。"沃爾克微微低下頭, 回應著阿托姆。

"那兩個人現在怎樣了？

"現在正關在地牢裡, 要對他們審訊嗎？

"我去會會他們。"

阿托姆拿起放在椅子上的大衣披好, 深呼吸了一下。

"這是阿托姆家背負的罪孽, 諾克, 我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

沃爾克沒有回話, 只是嚴肅地點了一下頭。

艾絲靠著牢房的牆壁,

開始後悔自己為什麼要跑來這種陰暗潮濕的地方受苦。而瓦德則在隔壁的牢房裡,

躺在又硬又冷的木板床上,

閉著眼一言不發。雖然他們已經嘗試過跟侍衛們解釋黑衣人的入侵和他們完全沒有關係, 但很快他們就明白, 說什麼都是白費功夫。

"喂, 還醒著麼?" 艾絲敲了敲牆壁。

"醒著。"瓦德沒好氣地回答。

雖然由於昨晚的騷亂, 他們倆徹夜未眠, 但是現在的狀況根本無法悠哉悠哉地睡著。

"莉希又不知道跑哪去了..。這緊要關頭的"

"誰知道呢, 老奶奶總是這副樣子, 神神秘秘的就不知道跑去做什麼了。"

"說不定等下她就忽然出現, 轟地一聲就把牆壁開個洞把我們救出去？

"醒醒, 這裡是地牢, 真要這樣救我們, 那她還得把地板掀起來。"

艾絲也躺倒在木板床上, 不再回話。如果是平時, 魔法使用正常的情况下,

鐵欄這種東西能被她輕易地凍成餅乾一般的硬度, 但是現在能發出的寒氣的實在太有限了。

忽然艾絲一個激靈地坐起來, 似乎是想起了什麼, 然後又咚咚地敲著牆壁。

"喂瓦德, 我好像知道了什麼。"

"又幹嘛了....."

"那兩個黑衣人, 我們可能見過。"

"魔法師滿大街都是, 你怎麼看出來的？

"不, 那個黑衣人用的不是火魔法, 他根本就不是個魔法師。"

"啊?" 瓦德也起了興趣, 從床上坐起來。

"當時我完全沒有感受到一點點的魔力波動, 況且, 能在米格拉城使出如此大範圍的火系魔法, 我感覺不太現實。"

"說得也是, 那你想到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當時聞到了一些味道, 是之前我聞到過的。"

"什麼味道？

"煙花的味道, 和之前我們在廣場看到小丑的表演時聞到的味道是一樣的。"

"這麼一說, 好像是有點印象..。啊! 瓦德也忽然想起了什麼

"啊? 你一驚一乍的做什麼？

"那個拿短劍的黑衣人的動作, 在我看來也有點眼熟。"

"難道你是想說像那個伴舞的舞女嗎？

"就是她, 她的動作相當的漂亮, 所以我很有印象啊。"

"呃....." 艾絲一臉討厭的表情

"所以昨晚那兩個黑衣人就是廣場的雜技團的兩個人？

"我是不敢百分百確定, 不過確實有這個可能性, 如果能去調查一下的話....."

"可我們現在是自身難保。"瓦德歎了口氣, 又躺下了。

牢房外傳來了腳步聲, 瓦德和艾絲都分別跑到鐵欄處想看看誰來了。在昏暗的燈光中, 只有阿托姆和沃爾克走了過來, 不知道是不是燈光昏暗的緣故,

現在的阿托姆看起來比之前陰鬱了不少。

"城主大人, 我們....."

"我有幾個問題要問你們。"阿托姆打斷了艾絲的話。

"你們為什麼來米格拉城？

"我說我們是來旅遊的, 你肯定是不會信的吧？" 瓦德撓著頭說。

"你知道就好。"

"我是不太懂你們這些貴族的思維, 莫名其妙地邀請我們到這裡做客, 又莫名其妙地把我們關起來。"

"本來是打算把你們放在眼皮底下, 更好地監控你們的行動, 不過沒想到你們還能搞出裡應外合這一招, 你們是想著讓另外兩個同伴鬧出騷亂, 然後你們趁亂進入西塔吧？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你這裡的西塔里有什麼, 更沒有什麼同伴裡應外合。"艾絲沖著阿托姆反駁道。

"不要裝了, 我的眼線可不僅僅局限在米格拉城, 我一早就知道, 你們不止兩個人, 而是在進米格拉城之前就分開行動了, 還佯裝成貴族和隨從, 不過啊, 你們兩個根本沒有半點像是主僕啊。"

瓦德和艾絲忽然無言以對, 因為這確實就是事實。

這時一直站在後面沉默不語的沃爾克忽然發話了

"阿托姆大人, 可否容許屬下說一句？

阿托姆點頭許可了

"黑衣人入侵的時候, 這兩個人一直跟著屬下, 那個魔法師用炎爆術逃走的時候, 我們也一起躲進了屋裡, 恕屬下直言, 他們兩個看起來沒有打算趁亂進入西塔。"

"你這是要為他們辯護嗎？沃爾克。"

"屬下只是如實報告。"

阿托姆歎了口氣, 出於對沃爾克的信任, 他也對自己的判斷有所動搖。

"眼下正是緊要關頭, 我不想出什麼紕漏, 即使是這兩個人無辜也好, 我也要在那之後再做定奪。"

阿托姆轉身就想走, 艾絲憑著試一試也好的想法, 攔住了他。

"如果我對那兩個入侵者的來歷有些頭緒呢？

阿托姆頓了頓, 回過頭盯著艾絲。

"打算出賣同夥來保全自己嗎？

"我不知道你們在盤算些什麼, 但是如果能抓住那兩個入侵者, 或許對你也有好處？

"說來聽聽。"

於是艾絲把剛才與瓦德聊起的事情對阿托姆他們說了一遍怎知阿托姆聽完哈哈一笑, 用調侃的語氣說道。

"你的意思是說, 一個小丑和一個舞女偷偷摸進了我們戒備森嚴的城堡？

"我不敢肯定, 但你去嘗試一下調查他們, 遠比把功夫浪費在我們身上有用。"

"沃爾克, 你怎麼看？

"屬下認為可行, 根據治安隊的情報, 貧民區裡有幾個身手不凡的人在做著一些不良勾當, 或許會有些什麼情報。"

"那就交給你辦了, 多帶些侍衛, 把這兩個人也帶過去指認。"

是。"

午飯過後的時間總會讓人覺得昏昏欲睡, 多蘿絲橫臥在一個大箱子上, 目不轉睛地盯著灰濛濛的天空, 縱然她知道米格拉這一成不變的灰暗天氣不會給她帶來什麼驚喜。又或者, 她看的並不是那片灰濛濛的天空, 而是別的什麼。

克羅坐在旁邊, 一手扶著額頭, 一手在記錄最近的收支。他懂的字不算太多, 因為一直沒上過學, 直到遇到多蘿絲之後, 多蘿絲才教會他一些文字。

小不點在一旁啃著一塊餅, 與他那龐大的身軀不相符的是, 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嚼著, 好像是捨不得把那塊餅吃完似的。

這三個人是在十幾年前相遇的, 那時候多蘿絲因為忍受不了繼父的欺凌,

而從家裡逃了出來。克羅則是一個盜竊團夥的跟班,但因為他手很巧,總是有很多收穫,然而卻因此受到了其他同夥擠兌,於是年少氣盛的他決定脫離那幫人,獨自一人來到了米格拉。也是在那時,他遇到了離家出走的多蘿絲。這兩個人為了活下去淨做些偷雞摸狗的事情,對於一直活得很拘謹多蘿絲來說,是一種從來沒有體會過的,全新的生活方式。而克羅也十分樂意帶她走進這個圈子不久後,他們遇到了小不點。初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可真的是名符其實的小不點,他捲縮著瘦小的身軀,抱著頭,一邊哭一邊躲著其他孩子朝他扔的石頭。孩子們罵他怪胎,因為他比起同齡人要笨拙得多,就連他的母親也對此感到絕望,於是把他趕出家門隨他自生自滅。克羅和多蘿絲心生惻隱、把小不點救下來留在身邊、由於不知道他的名字、就一直叫他小不點了、誰知他隨著年齡增長、如今已經長成彪形大漢、雖然智力還是不見長、依舊是傻乎乎的樣子。隨著時間推移,他們意識到他們需要一個明面上的身份,於是在多蘿絲的提議下三人組建了一個雜技團。多蘿絲在離家之前一直在舞蹈學校學習,算是重操就業,做了一個舞女,克羅則用他那雙巧手做了很多有趣的表演道具。從此三人就過上了白天賣藝,晚上做飛賊的生活。克羅對這種生活還挺滿意,不過多蘿絲的好奇心很旺盛,認為他們總要走出米格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這只是微不足道的願望。

烏雲又開始在天邊聚集起來,黑壓壓地向著米格拉城這邊蓋過來,應該過不久就會迎來一場大雨了。"看樣子又該收攤了,早點回去也好吧,我也不太舒服。"多蘿絲懶洋洋地說道。

"啊?你生理期麼?不對啊我記得不是這個日子來著?"

多蘿絲正打算抓起手邊的表演用的飛刀丟向克羅,卻發現一群身著黑色大衣的人來到了這個貧民區的小廣場,正在向他們走來。克羅也看到這群人,合上了帳本走向他們。

"哎呀這不是米格拉侍衛隊的隊長沃爾克大人嗎今天怎麼這麼有空,帶手下的弟兄們來捧場呢?"克羅笑口盈盈地說。

沃爾克沒有回話,只是上下打量著這個小丑。旁邊的副官則發話了

"你是這裡的負責人嗎?"

"啊啊是的,是的。我叫克羅,是這個雜技團的團長,誒..。雖說是叫雜技團,但其實也僅自己們三個人,啊哈哈....."

沒等克羅笑完,副官就打斷了他。

"我們有事需要你們協助調查,希望你們配合,跟我們走一趟。"

"這..。出什麼事情了我們只是普通的平民而已啊,難..。難道我們在這裡擺攤是不合法的嗎?我們立刻就搬走,馬上!"

多蘿絲也走了過來,目光正好和沃爾克對上了。沃爾克上下打量著她,依舊沒有說話。

瓦德和艾絲夾在一群侍衛的中間,只能從人縫裡看到一點點前面的情況。

"喂艾絲,這兩個人的體格,真的和昨晚看到的那兩個黑衣人對得上啊。"

艾絲沒理他,繼續看著前面。

"沃爾克大人..。是吧我們都是良民啊,而且在廣場這裡演出應該不違法吧帶這麼多人來,看起來不像是我們協助調查吧,這麼做沒問題嗎,多蘿絲看了一眼周圍。侍衛已經把他們圍了起來,外面還圍了一圈看熱鬧的民眾。

"左肋還疼嗎?小姐。"沃爾克對多蘿絲說。

多蘿絲神色一變,不過立刻就反應過來說道:"嗯我不是很懂你在說什麼。"

從剛才起沃爾克就有在留意她的動作,雖然不明顯,但她有下意識地用左手護住左肋的動作,而且兩人的體格也與黑衣人吻合。至此,沃爾克已經可以斷定這兩個人就是黑衣人。

副官用下巴示意了一下,幾個侍衛走上去,想押他們走。多蘿絲望向克羅,但克羅沒有說話,只是輕輕搖了搖頭。

"噯,米格拉城的人都是這麼蠻橫的嗎?"瓦德在後面細聲抱怨道。



侍衛的手剛攀住兩人的肩膀，就聽到小不點在旁邊大喊。

"你們，你們要做什麼？

說完就沖過來撞開了幾個侍衛，其餘的侍衛也上來想壓制他，不料他力氣實在太大，一下子就被甩開了，場面開始混亂起來。

"小不點！冷靜下來！" 多蘿絲大喊著

"這些人欺負多蘿絲，是壞人！" 小不點用含糊不清的口音說著

侍衛們舉著長矛接近小不點，多蘿絲擋在小不點前面，對著侍衛們喊。

"不要傷害他！我們跟你走！

"拿下他們！" 副官繼續命令侍衛們。

小不點一聲大吼，搬起身邊的大箱子扔向侍衛們，把他們撞得七葷八素。

"小不點..。我不是告訴過你很多次，那個箱子要小心輕放的嗎？" 克羅撓了撓後腦勺，無奈地歎了一口氣。

小不點繼續搬起一個大箱子，抱住它甩來甩去，侍衛們的陣型被他的攻擊撞得七零八落，場面已經控制不住了。眼看著小不點舉著大箱子就要砸向沃爾克了，沃爾克側身一閃，轟地一聲，箱子重重地砸在他腳邊的地面上，街道的磚塊都被砸碎了。

"這下完蛋了....." 克羅捏著眉頭對多蘿絲說，多蘿絲無奈地苦笑了一下，兩人也加入了戰鬥。

多蘿絲抓起剛才的飛刀就丟向沃爾克，沃爾克左手舉起刀鞘鏗鏘兩聲把兩把飛刀彈開，然後再繼續一個側閃躲開了小不點橫掃的箱子。克羅跑回道具箱那邊把多蘿絲的短劍扔給她，然後翻出一堆他自製的小道具，點燃並向侍衛們扔過去，頓時火光四射，侍衛們被炸飛，嚇得圍觀的人四散躲藏。

"我們也去幫沃爾克先生吧！

"啊？為什麼啊。"

"他之前也幫我們說話了啊，而且這不正是幫自己洗脫罪名的機會麼？"

瓦德說完撿起散落在地上的一根木棍就沖了上去。

"我上去能幫什麼忙啊....." 艾絲歎了一口氣忽然她看到了漫天的烏雲，似乎想到了什麼。"好像也不是完全沒辦法呢。"

多蘿絲本想和小不點一起夾擊沃爾克，但是瓦德攔住了多蘿絲。瓦德用木棍一指，說："我來做你對手。"

多蘿絲用微笑回應了瓦德的挑戰，反手握著短劍就朝著瓦德奔過去。瓦德一個轉身，利用轉身的力度將手中的木棍重重地拍下，多蘿絲側身一閃，短劍從下刺向瓦德的腹部。瓦德左手一推，用木棍末端擋開了短刀，右手握著木棍向左一刮，把木棍橫掃向多蘿絲。多蘿絲一個後翻躲過木棍，並抬腿踢中了瓦德的胸口。不過力度不算太大，瓦德只是退了一步，立刻又是一個轉身把木棍拍向多蘿絲。多蘿絲剛站穩腳跟，見瓦德的木棍已經追擊到跟前，只好用短劍強行撩開，左手順著木棍一下纏住，右手短劍揮向瓦德的脖子，這正是她在昨晚入侵時用過的招數。瓦德左手鬆開木棍，用手腕卡住多蘿絲的手腕，劍尖在貼著瓦德的脖子處停住了。兩人都不打算鬆手，就這樣僵持住了。不過終究多蘿絲的力氣不如瓦德大、馬上就招架不住瓦德用力推過來的勁、多蘿絲鬆開木棍側身一閃、用力過猛的瓦德一下子沖了過來、多蘿絲用腳一拌、瓦德就一個踉蹌往地上撲了、不過瓦德反應也快、用木棍往地上一頂、側身翻了個跟鬥、安穩落地。

另一邊沃爾克還在被小不點追著打，沃爾克連刀都沒有拔，僅僅是在專心閃避。強行去接小不點的攻擊不是明智的選擇，體格和力度差距太大，沃爾克很清楚這一點，不過大概並沒有人注意到，沃爾克那把刀的刀鞘上的齒輪，已經在飛速轉動了。克羅在與侍衛們周旋，他並不懂多少體術，但憑藉著火焰道具的威力，也炸得侍衛們毫無還手之力。把這一切看在眼裡的艾絲有著自己的打算，她在貼身的腰包裡拿出幾個小瓶子，一邊繞著整個圓形廣場跑一邊撒著小瓶子裡裝著的粉末，那是用高純度魔晶石研磨成的粉末，本來是用來輔助釋放大型魔法的昂貴道具，不過現在也顧不上心疼了。她一邊跑一邊詠唱著複雜的咒文，

粉末因為她的詠唱而發出了微弱的光芒。很快她就繞著整個廣場跑了一圈,而她的佈置也已準備好。  
"雖然連凍結術都不能好好地施展,不過降低一點溫度看起來還是能辦到的樣子。"艾絲張開雙手伸向天空。"就讓你這冒牌貨見識一下什麼才是魔法吧。"

艾絲繼續詠唱,混亂的場面使得根本沒有人注意到她一個人站在廣場中央施法,直至到整個廣場的範圍都開始發出微弱的藍色光,這股微弱的光一直延伸到高空中。忽然豆粒大的雨滴開始從空中落下,當所有人都還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在廣場範圍內就忽然下起了大雨。

"糟了。"

克羅最先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事,然而大雨忽然就淋了下來,他身上的道具以及藏在袖口的點火裝置都被雨水打濕了,他的"火魔法"無法使用了。

"真正的魔法師嗎..沒想到會強大到連天氣都能影響"克羅自知已經無計可施。

不過大雨並沒有對另外一邊正在對峙的四個人產生什麼影響

小不點因為連續的攻擊已經出現了疲態,

沃爾克緊握著刀柄在等待他破綻露出來的一刻。忽然小不點不再舉起箱子,而是把箱子放在地上直接推向沃爾克,箱子跟地面摩擦著產生出火花,並伴隨著吱吱的刺耳的聲音。沃爾克停下了腳步,側身面對著小不點,手保持著拔刀的姿勢,刀鞘上的齒輪飛快地轉著,發出嗡嗡的聲音。就在箱子馬上要撞到沃爾克的時候、他按下了刀鞘上的機關、齒輪嵌進了刀背的齒裡、鏗的一聲濺出火花、沃爾克向著右側踏出弓步、手中的刀從刀鞘應聲彈出、伴隨著強大的風壓、將小不點劈成了兩半。

在場的人都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事,只見一陣飛沙走石之後,站在血雨之中沃爾克。他手中的刀鞘刷地一聲從末端噴出一股蒸汽,似乎是勝負已分的信號。

"你..你這混蛋!

多蘿絲怒吼著向沃爾克沖過去,瘋狂地對他展開攻擊,沃爾克則相當冷靜地見招拆招。

被剛才血腥的一幕嚇得還沒回過神的瓦德和艾絲,和其他的侍衛一樣傻愣在一旁。

發音.那是人類能使用的招式嗎?

就在這時傳來的蒸汽車的聲音,克羅駕駛著他們的大篷車直直地撞向沃爾克。為了躲開撞擊,沃爾克和多蘿絲分別向一邊跳開。車子一個甩尾,車尾擺向沃爾克,沃爾克一個翻滾躲開後,再次把刀收回刀鞘,準備再次發動斬擊。

"多蘿絲!快上車!"克羅大喊

"我要殺了他!

"你再不走我們兩個都得死!

侍衛們也跑過來想攔住他們,但車子再次原地甩尾,讓他們無法靠近。後排的侍衛想用步槍對他們射擊,但是無奈周圍太多平民又害怕誤傷人。

多蘿絲頓了一下,跳上了車,克羅一踩油門打算沖出包圍。這時一個黑影出現在車頂上,原來沃爾克已經通過車尾跳上了車頂。沃爾克對著駕駛艙又使出一次強力斬擊,噹地一聲駕駛艙的頂蓬像是被風壓爛了一樣開了一個口。克羅一個急剎把沃爾克甩了下去,然後扭轉車頭往別的街道沖出去了。

沃爾克從地上爬起來,對副官大喊。"發佈通緝令,封鎖城門,一定要抓住這兩個人!

然後他把刀收回刀鞘,停止了刀鞘的機關,刀鞘的齒輪緩緩地停了下來,末端的管道再次散發出白色的蒸汽。

廣場一片狼藉,小不點的血順著雨水慢慢地流向了下水道,然而雨水都無法掩蓋住著股腥味。

艾絲轉過身,不想看這慘狀。瓦德也走過來,把自己的圍巾攤開蓋在艾絲的頭上幫她擋雨。

"感謝兩位剛才出手相助,不然後果不堪設想。"沃爾克對他們兩個說。

啊.哦....."艾絲意味不明地用語氣詞回答著。

"你們這些傢伙真的是很蠻橫吶。"瓦德沒好氣地說。

"那在下先送二位回城堡休息了,也要向阿托姆大人報告二位的事情。"

烏雲已經把整個米格拉城籠罩起來, 這場騷亂以一場大暴雨畫上了句號。

# 驚雷



突如其來的大暴雨淋得街上的人們紛紛就近躲在街道兩旁的店裡，街角的一家酒館更是聚滿了人，在這種濕冷的雨天裡，沒有什麼能比一杯烈酒更暖身的東西了。

在酒館的一角坐著一個穿著黑色風衣的男子，正在嚷嚷著跟酒保抱怨。

"我說先生，你們這兒的酒該不會是摻了水的吧？我喝下去怎麼感覺這麼淡啊？

酒保看都沒看他一眼，一邊用乾淨的抹布擦拭著杯子一邊說："愛喝喝，不喝滾。"

"誒你這人怎麼做生意的，我可是付了錢的啊，你怎麼能把這種馬屎一樣的貨色賣給我。"

酒保這次乾脆連話都不回，轉身把擦乾的杯子放回後面的架子上。

男子一臉不爽，然後又泯了一口。

"米格拉這鬼地方我真是受夠了，難道就沒有什麼能讓我提得起興趣的東西嗎？

這時酒館的門被推開了，門鈴的聲音引起了他的注意。進門的是一個淺金色長髮的少女，穿著一件紅色的外套和黑色的蓬蓬裙。讓人奇怪的是，她手上並沒有拿著雨傘之類的東西，身上卻沒有一點被雨打濕的痕跡。

男子的眼睛都瞪大了,不過立刻就把表情變成了一種奇怪的微笑。

"看來也不是只有壞事嘛。"

少女徑直地走向這個男子,並在他旁邊的椅子坐了下來。

"嘿小鬼,這裡不是你該來的地方,快回家去。"酒保沖著少女說。

"我不是來喝酒的,我找這個男人有事。"

少女一出聲就嚇到了酒保,那是一把與她年齡不符的,

老氣的聲線。經營酒館多年的經驗告訴他這種時候不要多管閒事是最好的,於是就不再過問。

"不來一杯牛奶嗎?我請客。"男子依然保持著那異樣的微笑。"我可是為你好,看你總是長不大的樣子,我可是很擔心的啊。"

"萊蒙特·莫弗斯,你在這裡做什麼?"少女無視了他的調侃,一臉嚴肅地問道。

"我來喝酒啊。"男子晃了晃手中的酒杯。

"你這人每到一個地方准會搞得血雨腥風的,這次又在盤算些什麼?"

"呵,這句話我原封不動還給你,我的小莉希,那可是你..的專長啊"男子用端著酒杯的手指了指少女。

"我跟你不是很熟,

請不要那樣叫我。"少女露出了厭惡的表情。"我可不想被人誤會我和你這種人很熟。"

"嘖嘖嘖,不要這麼絕情嘛,你我在這裡相遇,可是緣分啊。"

"你的目標恐怕是米格拉的詛咒吧?"

"啊那是什麼我完全不知道。不過啊小莉希,即使是我,

也是有權利放假的吧不然每天都對著教會那些面癱老頭,自己也會跟著變老的啊,

畢竟我們和你不一樣的啊。"說完男子把杯子裡剩下的酒一口喝完。

"哪裡會有人來這種又陰暗又潮濕的地方度假啊?算了,反正又是那個人的命令吧。"

男子聳了聳肩,又混了一口酒,並沒有回答的打算。少女知道從他口中是探不出什麼東西了,於是放棄了追問。

"發音-什麼,嗝-"男子打了個嗝。"我就先走了,雖然很想和你相處得更久一點,

但我確實還有點事要去辦啊。"說完男子拿起桌上的帽子戴在頭上,用吧台後面的櫥窗當做鏡子,調整了一下帽檐的角度,然後對著少女微笑地以一個手勢道別,走出了酒館。

"嘁,這傢伙。老闆,給我來杯牛奶。"少女對酒保說。

"抱歉小姐,我們這裡只賣酒,沒有牛奶。"

"啊啊啊可惡!

"啊.....。這兩到底什麼時候能停下來啊,我這雙限量版的皮鞋還沒穿幾次就被弄得這麼髒了。"

萊蒙特一個人走在一條小巷子中,喋喋不休地抱怨著米格拉的陰冷潮濕的天氣。

"而且除了天氣,這裡的食物啊也是太難吃了,

說到底這個鬼地方就沒有任何一點好嘛。順帶一提昨晚睡的那個旅館,床鋪也硬得要死,

難道米格拉人的骨頭都是鐵做的嗎?"

萊蒙特似乎是在對著空氣抱怨一般,嘴巴完全停不下來,

直到前面出現兩個身影。這兩個人人都披著雨衣,徑直向萊蒙特走過來。

"哦?好像是我們的朋友終於來了啊。"

一高一矮兩個人走到萊蒙特跟前便停了下來,他們拉下了兜帽,是克羅和多蘿絲。

"咦?你是..難道你是小丑先生嗎啊哈哈哈哈哈哈你把妝卸了我差點認不出來"

可這兩個人沒心思陪他笑

"你說的事情我們已經辦妥了。"

"哦真的嗎我聽說你們鬧出了不小的騷亂啊。"

"確實辦妥了,雖然他們發現了我,但是他們並沒有發現我做了什麼。"

"我怎麼才能確認到呢?萬一他們已經發現了呢?"

"那你想怎麼樣?"

"到時候就知道了, 如果那東西生效了, 你就會收到剩下那部分的錢。"

"不行, 我們現在已經被通緝了, 必須馬上離開米格拉, 我們需要這筆錢。"

"這對於我來說很不公平啊。"

"這對於我們來說也不公平啊, 我們的同伴因此死掉了!" 多蘿絲對他吼道

"這關我什麼事, 反正, 只是個弱智吧。"萊蒙特輕蔑地說道。

"你這混蛋....." 多蘿絲上前就要動手, 但被克羅攔住。

"先生, 就算我求你了, 我們真的很需要這筆錢, 不然我們都活不下去了。"

"我不是慈善家, 或許你可以去福利院尋求說明。"

"你這傢伙....."

克羅上前一步就想一把抓住萊蒙特, 然而就在這時, 從遠處傳來 "咻" 地一聲,

克羅伸向萊蒙特的右手臂被一支箭貫穿了。

"什..。降雨?! "克羅還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 遠處又射來第二支箭, 刺穿了克羅的身體。

"克羅?! " 多蘿絲連忙去扶住倒下的克羅。

".....快逃..。多蘿絲..。快逃..... "克羅斷斷續續地說, 嘴裡不斷湧出鮮血。

"我不能丟下你!" 多蘿絲哭喊著。

萊蒙特就站在跟前, 面無表情地看著這兩個人。

"快走!" 克羅推開多蘿絲, 這時候又一支箭射來, 克羅奮力站了起來, 擋在了多蘿絲前面。鮮血飛濺, 克羅的背部又中了一箭。

"快走!" 克羅大喊著。

多蘿絲滿臉淚水地搖頭克羅仍然保持站立, 背對著箭矢飛來的方向, 然後拉響了手中的一個煙霧彈, 頓時小巷裡什麼都看不清了, 但即使如此, 還是有一根箭射向了煙霧。

待煙霧散去, 多蘿絲已經不見蹤影, 地上只留下了已經沒有呼吸的克羅。

萊蒙特轉身向著箭矢飛來的方向脫下帽子示意感謝, 然後重新戴好帽子, 若無其事地離開了那裡。

廣場旁的小餐館沒有平時那麼熱鬧, 可能是被昨天的騷亂影響,

強烈的腥氣被大雨沖刷了一整晚才勉強沖淡。瓦德和艾絲坐在最靠裡面的位置, 地上放著他們的行李。

"有沒搞錯, 那個城主真是沒意思, 居然就這樣什麼理由都不給把我們趕出來, 真是蠻橫。"瓦德抱怨道。

"好歹是把我們放了。"艾絲一邊說一邊用叉子攪動著盤子裡的麵條, 似乎根本沒有要吃的意思。

"唉, 你又拿食物來玩。我父親說過..... "

"這條已經聽過了, 一。"艾絲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瓦德歎了口氣"那接下來怎麼辦? 城門現在還封鎖著, 你要調查的東西又毫無頭緒。"

"我哪知道啊..。總之先留下來吧瓦德, 你去找今晚落腳的地方, 給我找像樣一點的地方, 髒亂差的地方不行, 有蟲子的地方也不行。"艾絲說完懶洋洋地趴在桌上。

"你還真拿我當僕人了啊....."

"呀, 兩位看起來精神還不錯的樣子嘛。"

身邊傳來了一把熟悉的聲音, 莉希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了兩人的旁邊。

"莉希?! " 艾絲一下子坐直了。"這段時間你都跑哪裡去了啊?"

"稍微逛了一下, 我也十幾年沒來過米格拉了, 變化真大啊。不過這家餐館居然還在, 我記得這裡的拉麵味道很好的, 啊,

我當時還給這裡的廚師建議了一個醬汁的配方呢。"莉希微笑地說道。

"是吧是吧, 我就知道老奶奶你的口味和我很接近。"瓦德得意地說道, 艾絲則一臉不屑。這時候他們才發現莉希的身後還站著個人, 披著雨衣, 兜帽也一直蓋著沒拿下來。

"莉希, 這個人是?"

"啊啊, 散步的途中順手救下來一隻迷路的小貓咪。看起來她好像認識你們兩個的樣子,

我就帶過來了。"

身後的人拉下兜帽,紅色的長髮顯露了出來,原來是多蘿絲。與之前看到的她不一樣,現在的她看起來整個都憔悴了,眼眶還紅著。

著實把瓦德和艾絲嚇了一跳,莉希坐下來,不緊不慢地說。"我看見萊蒙特那個傢伙在追殺她。"

"萊蒙特?為什麼那個傢伙也會在這裡。"聽到這個名字,艾絲和瓦德都露出了厭惡的表情。

"這恐怕要交給這個小貓咪來說明一下了。"莉希示意讓多蘿絲也坐下來。

多蘿絲簡要地介紹了一下自己,就開始說明她所知道的事情。

"大概是一個星期之前,那個男人找上我們,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他,但是他對我們的事情很瞭解的樣子。他就直說需要我們幫忙,而且會有很豐富的報酬,並且很大手筆地給了我們一筆定金。"

"他要你們做什麼?"瓦德問。

"他給了我們米格拉城堡的地圖我們,說是要我們潛入城堡的西塔地下室,在裡面的裝置上安放炸彈。"

"果然那個人的腦子裡裝的全都是壞事啊....."艾絲說

"我們被他開的價格吸引了、而且他也付了一大筆定金、所以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後、在前晚我們就潛入了城堡、計畫一開始進行得很順利、我們去到了西塔的地下、也把炸彈安裝好了、但是出去的時候不小心被守衛發現了、之後的事情你們也知道了。"

"炸彈已經安放好了?那現在也沒聽說有爆炸,難道是已經被發現了嗎?"

"我猜還沒有,那個炸彈我們安放得很隱蔽,而且那個炸彈的引信,是那個男人交給我們的,觸發的時機,是當引信受到魔力波動的影響的時候,就會引發爆炸。"

"你們要炸的東西是什麼?你在那下面看見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那個地下室很深很深,我在下面看見一個很大的圓球,看起來是金屬制的,被一些柱子固定著,懸在水池的上方,還有一些不知道用來做什麼的鐵針一樣的東西對準了那個球。"作為聽眾的三個人把手放在了下巴,一副沉思的樣子。

"不用說萊蒙特肯定又在搗鼓什麼陰謀了。"

"嗯,明顯到連瓦德都能猜到了。"

"你....."

"我們來總結一下目前我們知道的事情。首先我們從城主的話裡聽到的是,他似乎有什麼計畫準備在城堡的西塔實施,並且很擔心教會對他造成干擾,然後萊蒙特這個給教會辦事的人,企圖用炸彈來破壞西塔的設施,也就是說萊蒙特要阻止城主的計畫,城主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最後、那個炸彈的引信、是用魔力來觸發的、但是米格拉這個地方能使用的魔法非常有限、他選擇這個作為觸發條件、也就是說明多蘿絲見到的那個裝置、和魔力有著很大的關聯、說不定是能產生大量魔力波動的裝置。"

"有一件事情我有點在意。"莉希說道。

"降雨?"

"在十五年前,我來過一次米格拉,目的和你一樣,本來是希望能調查出這個地方魔力衰弱的原因,不過最後還是無功而返。但是那時候收集到的資料中,有一件事情我很有印象。"

莉希拿出一張米格拉地區的地圖

"這是本地的地圖,我們能看到,這個地區是一個盆地,而圍繞著米格拉城的周圍是一圈丘陵,然後你再看這張。"

莉希拿出另一張地圖,這還是米格拉的地圖,但是顯得非常的殘舊,莉希打開它的時候都是小心翼翼的。

"這張地圖是我十五年前在一個古董商手裡買到的,當時他告訴我,這張地圖的歷史保守估計有兩百年以上,但是這張地圖上畫著的東西,讓我十分的不解。"

其餘三個人也湊上去看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的啊。"瓦德說。

"沒指望你能看出點什麼來。"艾絲一把推開瓦德。"不對,莉希,你確信這張地圖畫得正確嗎?"

"嗯,看來你已經發現了,這張舊地圖上畫著的米格拉地區,是一片平原,並不是盆地。"

"多蘿絲，你瞭解米格拉詛咒的傳說嗎？" 艾絲問。

"就是.. 古代有一個強大的魔法師，但是他並不滿足于現有的力量，所以使用了禁忌的技術，但是最後他的儀式發生了意外，導致魔力失控，使得米格拉地區很多人因此喪生了。在那之後米格拉地區就再也無法使用魔法了，是死去的人們在詛咒著魔法師們。"

"和我們聽到的版本差不多。也就是說那個儀式的失控在兩百年前造成了非常大的災害，甚至連米格拉地區的地形都因此改變了，問題是在於，在那之後，魔法都變得無法使用了。雖然是這麼說，但實際上還是稍微能使用的，並不是什麼亡靈的詛咒，恐怕是那個儀式的餘波到現在還在持續著。"

"這和城堡下面的裝置有什麼關聯嗎？" 瓦德問。

"米格拉城堡是建造在城市的中央，而圍繞著城市的就是一圈環形的丘陵。很有可能在兩百年前，儀式就是在米格拉城堡那個位置舉行的，而失控的魔力把當時的米格拉地區炸成了一個大坑。"

"那既然如此，萊蒙特要炸掉那個奇怪的裝置，是不是在試圖阻止城主重現那個儀式？"

"如果他只是要阻止儀式的重現，那麼只要直接把裝置破壞掉，再派教會兵團來鎮壓就好。但是炸彈觸發的時機是受到魔力影響的時候，也就是說儀式正在進行的時候。萊蒙特恐怕並不是要阻止儀式的舉行，而是希望儀式的過程遭到破壞。根據傳說，兩百年前的災害正是因為失控造成的，這樣一來，萊蒙特才是想重現當年災害的那個人。"

"這樣做對教會有什麼好處？莫名其妙地要炸掉一座城市。"

"米格拉既沒有魔法師協會的駐紮，也長年游離于教會的管理之外，既然萊蒙特這個瘟神出現在這裡，可能教會是容不下這枚眼中釘了吧。" 莉希露出了不安的神色。

"我還記得城主曾經說過，魔法師協會的人打壓米格拉的技術發展，恐怕也有這個原因在。" 艾絲想起了和城主進餐時的對話。

"那我們趕緊去通知城主吧？這樣下去恐怕又會有很多人因此遇難的。" 瓦德一下子站起來。

"嗯，我同意少年的想法。" 莉希說道。

"事不宜遲，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我也來幫忙，哪怕是為了報復那個男人也好。" 多蘿絲說。

"多蘿絲你留下來，這件事不是你能應付得來的。況且你現在是通緝犯" 莉希拍了拍她的肩膀，讓她坐下。

三人稍微準備了一下東西，馬上就出發去了米格拉城堡。

城主阿托姆站在西塔的塔頂上，沃爾克從樓梯走上來，向阿托姆稟報。

"阿托姆大人，一切都準備就緒了。"

"啊，辛苦你了，諾克，接下來就拜託你了。"

"屬下明白。"

阿托姆離開了，留下沃爾克在塔頂上。這裡能一覽米格拉整座城，雖然是這麼說，其實也只能看見霧中若隱若現的房屋而已。

"對於這座城市來說，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由我們來判斷，是不是太狂妄了....."

沃爾克自言自語地說著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個吊飾，

那是一個用草繩串起的果核。沃爾克細細地端詳著這個手制的吊飾，少有地露出了毫無防備的表情。

"如果是你的話，你會如何選擇呢？"

阿托姆乘坐升降梯降下到西塔的地下部分，這是一個深約500邁，直徑100約邁的大井，由於陽光不能透入這裡，井壁上整齊地排列著一圈又一圈的燈用來照明，除此以外井壁上還有多條大型金屬管道，一直通到最下面。井底是一個巨大的水池，而水池上立著數根鐵柱，支撐著一個暗色金屬材質的巨大球體，球體上不規則地分佈著幾個小洞，



除此以外球體上還佈滿了亂糟糟的管道和古代符文。在水池的邊緣還建造了一些支架，支架上裝著端部有針的液壓機械臂，針尖正好對準球體上的洞。

在距離球體還有約30邁的地方、有一個圓形的平臺、阿托姆就把升降梯停在了那裡。平臺上還有不少穿著統一服裝的工作人員，見到阿托姆的到來全部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向阿托姆敬禮。

"辛苦了各位。"阿托姆揮了揮手。"經過了多年的努力，我們終於到了這一天，是時候把這片土地的詛咒解除了。這是我阿托姆家先祖的罪孽，我不敢奢求這片土地的寬恕，我只希望能守護這片土地的未來，各位，這是你們的土地，這是你們的未來。"

在場的人鼓起了熱烈的掌聲，阿托姆接著說。

"不過前日發生了入侵的事件，想必大家也聽說了，教會那群傢伙肯定是企圖將這裡的技術據為己有，但是這裡的技術一旦洩露出去，將會給整個世界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希望在座的各位有所自覺，一旦有人將技術洩露出去，我阿托姆絕不姑息。"

氣氛瞬間凝重了起來，這無疑是威脅，然而在場所有人都甘願接受了這個條件。

"那麼各位，現在開始執行解除米格拉詛咒的計畫！

工作人員們立刻回到自己的操作臺上，開始作業。

"一至六號分流器準備就緒，安全裝置解除。"

"冷卻管道壓力正常，可以進行作業。"

"一至六號分流器，開始移動。"

對著圓球的六個機械臂開始將端部的針插向圓球表面上的小孔，但是針並沒有能順利地插入小孔內。孔與針之間出現了紅色的薄膜狀的魔力障壁，並且還有一圈古代符文繞在上面旋轉。

"第一次接觸失敗，確認到魔力障壁存在。"

"符文組，馬上分析障壁的符文組合形式，進行反向抵消。"

負責觀察符文的工作人員有十二人，兩個人一組，一個人用望遠鏡從平臺上往下看，旁邊的助手負責筆錄和計算結果。

"分析結果為卡那茲體系，第一，什麼，第四分流器請設置閾值為四十五帕，第二，第五，第六分流器設置閾值為三十二帕，各操作員請注意根據接觸時的變化進行調整。"

"第一至六分流器調整完畢，現在進行第二次接觸。"

六個分流器再次試圖將針插入球體的小孔內，而魔力障壁果然再次出現，再次把針擋住。

"魔力障壁確認，各操作員，請進行反轉操作。"

這時六個分流器的針尖也同樣出現了和小孔上一樣的紅色符文，但是旋轉的方向則與之相反。

"魔力障壁正在消失，還有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障壁消除完畢"

六根針砰地一聲對應的小孔內，然而現在才是整個計畫的開始。

阿托姆坐在後方，一言不發地盯著這一切，為了這一天，他們不知道進行了多少次的分析、演練，怕的就是稍微有一點失誤就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吟唱組準備就緒，現在開始逆轉儀式。"

吟唱組的人並不在平臺上，他們在下方球體的支架處，繞著水池站了一圈，大約有三十人，他們都是專業的魔法師，在指揮員的一聲令下，他們開始吟唱咒文。

"第一詩篇，完畢。"

.....

"第二詩篇，完畢。"

.....

"第三詩篇，完畢。魔力波動確認"

經過漫長的吟唱後，六個小孔處開始發出金色的光芒，通過分流器，一直延伸出來。

"冷卻系統運作正常。魔力正在穩定地傳出來"

這時大家終於按捺不住喜悅的心情，紛紛討論了起來。

轟！

一聲爆炸聲嚇得眾人呆若木雞，阿托姆一下從椅子上站起來，大聲問："怎麼回事？！"

話音未落, 底下又連續傳來好幾次爆炸聲。

"阿托姆大人! 分..。分流器它..。它發生爆炸了!"

"你說什麼?!" 阿托姆馬上沖到平臺邊緣往下看, 只見六個分流器的底座被炸得一塌糊塗, 完全斷開了, 金色的魔力正在肆意地往外洩露。

忽然從球體內部傳來一陣低沉的轟鳴聲, 就像是野獸的吼叫一般, 接著魔力的擴散就開始搖動著地面, 平臺上的東西都開始東倒西歪。

"大家快離開這裡!" 指揮員對所有人喊著。

球體繼續發出怒吼, 震動也越來越強烈, 有的人沒站穩, 就摔下了平臺,

有的人隨著被震碎的地板一起掉了下去, 一大群人擁進升降梯內, 爭先恐後地要爬進去。

阿托姆沒有逃走, 他一個人站在平臺的中央呢喃著什麼。

"怎麼會這樣..。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

"阿托姆大人! 請您趕快離開這裡! 這裡太危險了!" 一個工作人員拉著阿托姆的手想要帶他走, 但是阿托姆搖了搖頭, 推開了他。

"你快走吧, 不要管我了。"

忽然一塊殘骸從上面掉下來, 工作人員用盡全力把阿托姆推開,

自己卻被壓在了殘骸下。阿托姆被這猛烈的衝擊撞得失去了意識

艾絲三人已經到了米格拉城堡的大門前, 正在苦惱要怎樣才能進去跟城主交涉。然而就在這個時候, 地面開始產生了震動, 空氣的流動也變得異常, 突然刮起了大風。

"怎麼回事?!" 艾絲扶著瓦德的手臂半跪著說, 而瓦德則扶著插在地上的 "魚竿"。

"恐怕儀式已經開始了。" 莉希倒是站得很穩。

大地像是發出哀嚎一般, 發出了低沉的嗡嗡聲。然而艾絲發現了更奇怪的事情

"魔力..。魔力的波動正常了?!"

艾絲嘗試著將空氣中的霧氣凝結起來, 結果毫不費力就做到了。

"糟糕了, 有魔力波動的話, 那個炸彈就會爆炸了!"

這時從地面傳來的震動越來越強烈了, 城堡裡有不少士兵和傭人都逃了出來。

"恐怕已經晚了"

說著莉希已經往城堡裡跑去了

"喂..。喂! 莉希你要幹嘛?!"

"怎麼能讓這種事情再次....." 莉希頭也不回地就往裡面跑

"我們也進去吧? 不能放著不管啊。"

"啊啊啊啊我不管了!" 艾絲跟著瓦德一起, 大喊著也往裡跑了。

# 來自往日的風暴





IRIS THE Chapter 5

THE ADVENT

身體..。很沉重..。  
這種深陷於污泥的感覺是什麼..。好冷..。  
這噁心的味道是怎麼回事..。  
感覺自己的身體在無限膨脹..。好像要把這個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擠滿了一樣..。  
不行..。我這是在做什麼..。明明現在不是該留在這種地方的時候..。  
明明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怎麼能讓這種事情再次..。發生在我眼前"

回過神來的莉希已經站在了城堡西塔的大門前,原本守在這裡的侍衛們害怕塔會倒塌而逃離了這裡,不過她知道,那個人一定還在。

"本來是想避開你的,結果還是免不了要見一面啊....." 莉希自言自語地說著  
"這難道就是命運嗎?  
莉希推開這扇門,走了進去。

從那時之後過了多久已經過去了十七年了嗎已經這麼久了啊  
那地獄一般的光景,是啊,就像是末日降臨似的,暗無天日,地動山搖。  
阿托姆大人看來是失敗了,現在這副光景,和那時還真是相似啊。  
結果我們還是什麼都沒能挽救,就像那時一樣,都是徒勞。

"在十七年前苟且存活下來的我,終究還是要迎來相同的終結。"沃爾克苦笑著搖頭。  
"這難道就是是命運嗎?  
沃爾克沒有離開的意思,雖然他明白事情已經無力回天。但就在這時,西塔的大門被推開了。  
那是個熟悉的身影,那個他苦苦追尋的身影,現如今就站在他面前。  
"好久不見,諾克。"莉希說道。  
沃爾克吃驚之余,又覺得十分可笑。  
"你果然是地獄派來的死神嗎?伴隨你而來的,總是毀滅與死亡。"  
"我說不是,你會相信嗎?  
"你該去問那些曾經追隨你的人,那些已經化作了塵土的人。"  
這時候瓦德和艾絲也跑進了西塔,看見了這兩個正在對峙的人。  
"莉希?沃爾克先生?"艾絲疑惑地喊著兩人  
"這兩個人是跟你一起的嗎?就像那時的我們?  
莉希並不打算回答這個問題  
"不說話就是承認了?"沃爾克突然笑了出來。"莉希,你到底是想做什麼,把這些人當做同伴,然後在最後背叛他們,這是你的興趣嗎?  
"諾克,我不知道你的主子在做什麼東西,但如果再不採取措施的話這座城就會毀滅了。"  
"毀滅?事到如今你還要扮演拯救蒼生的英雄嗎?"沃爾克怒吼道  
莉希再次沉默了  
"給我解釋一個看看啊!你現在這樣算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什麼可解釋的,那些人就是我害死的。"莉希乾脆俐落地回答著,  
表情沒有一點變化。"但是這座城的人們,不該這樣死去。"  
"你到底是在妖言惑眾還是另有所圖?"沃爾克緩緩地拔出佩刀。"那就讓我的刀來問問看吧。"  
瓦德和艾絲見狀也站了出來,一副準備惡戰一場的樣子。  
"這個人交給我來對付,他不是你們應付得來的對手。"莉希制止了他們。

"可是老奶奶....." 瓦德還是想留下來, 握緊了手中的 "釣竿" 指著沃爾克。

"你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 去吧。" 莉希指了指旁邊的升降梯。

瓦德和艾絲互相看了看對方, 就一起跑進升降梯裡了, 現在就剩下莉希和沃爾克對峙著。

地面還在震動著, 一些放在牆邊的物品都震倒在地, 可是這兩個人卻紋絲不動地站著, 誰也沒出手。

"諾克, 你做這種事情根本毫無意義, 讓開。"

"那你所做的事情又有什麼意義, 要是讓你這樣的惡魔接觸到米格拉的詛咒, 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再說下去也沒有意義, 出招吧! 沃爾克揮刀沖向了莉希

升降梯剛剛下降到深井的入口處, 艾絲就感受到了一股異常強烈的魔力波動, 就連不懂魔法的瓦德, 也從實體層面感受到了非常大的熱量。從升降梯的窗戶往下望去, 能看見井底下面有一個巨大的火球, 就像是一個小型的太陽一樣, 散發出高溫 and 強光。

"這..。這是什麼東西啊?"

"不知道, 我能感受到從那裡散發出強烈的魔力波動, 就像是完全由魔力構成的東西。"

升降梯停在了圓形平臺上, 兩人走在平臺上感覺就像走在煎鍋上, 鞋底就快要被高溫融化了似的。平臺上本來擺放的儀器倒得七零八落, 一片狼藉。忽然瓦德在瓦礫中看到一個人倒在那裡, 便馬上沖了過去。

"喂, 喂! 你沒事吧?" 瓦德搖了搖他。"艾絲, 這個人..。是城主啊"

艾絲跑過來探了探呼吸

"還活著, 只是暈過去了。"

瓦德把他扶坐起來, 他就醒了。

"咳..。咳..。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城主大人, 下面那個火球到底是?"

阿托姆好像是剛剛回想起來現在的狀況似的, 忽然就完全清醒過來了。

"米格拉的詛咒..。糟糕了糟糕了..。分流器已經被炸毀了..。可惡....." 阿托姆像是失去了依靠似的, 跪在了那裡。

"城主大人! 我們要趕緊把這一切停下來, 如果沒猜錯的話, 這樣下去整個城市都會因此毀掉吧?"

"已經太晚了, 我已經沒辦法控制它了。"

"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個就是米格拉的詛咒, 導致米格拉地區魔力衰弱的原因。"

兩人搖了搖頭表示沒明白

"兩百多年前, 我們阿托姆家族的先祖製造了這個用來收集魔力的裝置, 但是當時發生了意外, 這個裝置在收集到大量的魔力之後, 失控造成了巨大的魔力擴散, 對這片土地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但是這個裝置本身卻沒事, 在擴散完之前吸收的魔力之後, 又開始進入了吸收魔力的狀態, 一直到今天。所以在米格拉城裡, 剛剛釋放的魔力, 會被這個裝置立刻吸收掉, 這就是魔力會衰弱的原因。"

"為什麼要把這種危險的東西一直留到現在?" 瓦德一聽就生氣了。

"這是我們家族的罪孽..。長久以來, 米格拉地區因為無法使用魔法, 所以對機械技術的依賴就非常高, 我們阿托姆家族正是因為擅長機械技術而從中因禍得福, 逐漸爬到了這座城市的最高地位。"

瓦德走上前, 拽住阿托姆的衣領, 把跪著的他拽起來。

"你們..。怎麼能做出這種事來!"

"所以我要把它停下來! 我不會祈求米格拉的人民會原諒我..。但是現在....."

"停止的方法是什麼?" 艾絲問。

"本來打算把儲存起來的魔力分流慢慢泄掉, 再把它關掉,

這是最安全的辦法。但是分流器在半途發生了爆炸, 它的內部本來就很不穩定, 很可能會像兩百年前那樣再次....."

這時腳下的火球噹地一聲像是嚎叫一樣, 光和熱變得更加強烈了, 並且開始向外釋放出閃電,

不斷地轟擊著井壁。

"喂艾絲, 這看起來已經不行了, 快走吧!" 瓦德抓起她的手腕。

"逃不掉的, 內部積累了兩百年的魔力正在產生共鳴, 照這個進度, 在我們逃出城之前就被炸死了。" 旁邊的阿托姆已經癱坐在地上, 已經放棄了逃生的希望。

"就沒有什麼辦法把它拆除嗎?" 艾絲問。

"我研究了這個裝置十幾年了, 理論上如果能把它核心擊破的話, 就能使魔力安全地放出, 這也是分流器本來的功能, 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辦法能夠將它擊穿它的魔力障壁, 沒有這麼大的能量....."

"我有個想法。" 艾絲說道。

地面的震動越來越厲害, 但是絲毫沒有影響到莉希和沃爾克之間的戰鬥, 二人的速度已經是普通人的眼睛反應不過來的程度了。莉希以矮小的身軀靈活地躲閃著沃爾克一次又一次的斬擊, 而手中的兩把匕首猶如銀色的閃電般快速地揮擊, 沃爾克的招式也沒有給她留下任何喘息的機會, 每一次的斬擊都是直取要害。二人都沒有說話, 因為在這種狀況下, 任何話語都無法正確地傳達出自己的想法, 無論是莉希, 還是沃爾克。而刀刃之間碰撞出來的火花, 更像是二人之間的交流。毫無疑問, 那是強大的莉希, 沃爾克的每一擊, 莉希都能從容地應對, 只是她的進攻卻充滿了猶豫。沃爾克深知這不是莉希應有的實力, 如果是在17年前, 大概在十招之內就會被莉希制服。然而現在僵持了這麼久, 雙方都沒有傷到對方毫毛。他固然是不明白, 被背叛的他, 被捨棄的他, 一點都不明白現如今莉希的想法, 他只能通過這刀刃去發問。或許他仍抱有一絲希望, 如果莉希能跟他解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會願意相信的, 哪怕莉希並沒有什麼緣由, 他也願意再次追隨莉希。然而莉希沒有給他任何答案, 選擇悄無聲息地從他眼前消失。沃爾克啟動了刀鞘上的機關, 齒輪開始飛速旋轉。在使出一記佯攻之後, 沃爾克迅速把刀插回刀鞘。莉希還在疑惑他這突然是什麼了, 不過當她看到飛速的齒輪時瞬間就明白了, 馬上後撤了一步做好了防禦架勢。沃爾克按下開關, 齒輪咬進刀身裡, 伴隨著強大的氣流, 刀身應聲而出。莉希反手握住兩把匕首架在身前硬接了這招但是莉希的力氣再大, 體重也是和普通的少女一樣。莉希被斬擊的推力彈開很遠, 不過很快她就調整好姿態。沃爾克已經跟隨著那股氣流沖到了莉希跟前, 正舉起刀刺向剛剛站穩的莉希。莉希左手用匕首架開刺向她的刀, 轉身將右手的匕首刺向沃爾克的右肋, 然而還是慢了一拍, 反應過來的沃爾克連忙後撤, 由於莉希身材矮小, 手臂的長度有限, 匕首僅僅劃開了沃爾克的衣服。沃爾克再次把刀收回刀鞘, 伺機發動第二次斬擊。莉希看准了這個時機, 把左手的匕首飛向沃爾克。沃爾克下意識舉起刀鞘想要擋開飛過來的匕首, 但是他忘記了莉希的力度遠遠大於普通人, 匕首沒有被彈開, 而是直接刺穿了他的刀鞘, 並且把上面的齒輪也卡住了。沃爾克把損壞的刀鞘扔到一邊, 變成雙手持刀的架勢, 而莉希也只剩下一把匕首了。但是二人的攻勢絲毫沒有因此減弱, 銀色的刀影和金色的火花交織成一幅畫作, 金屬的碰撞聲也儼然成為了二人合奏的樂曲。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周圍已經燃燒了起來, 然而二人完全沒有在意, 對於已經親眼目睹過地獄的景象的他們來說, 現在的狀況根本不足掛齒。如果說這個世間是存在報應的話, 那麼現在是否就是報應了呢, 莉希現在面對的並非是沃爾克一個人, 她所面對的是那些曾經被她辜負的人們。而沃爾克揮出的每一刀, 都是來自過去的拷問。沃爾克沖向莉希, 並使盡全力將刀刺向莉希的心臟。莉希也沖向了沃爾克, 此刻她已經明白了沃爾克通過刀刃所傳達出來的意願, 她不能再逃避了,



她必須作出回應。

莉希用左臂去格擋沃爾克的刀, 刀身從她的橈骨和尺骨之間穿過, 刺擊沒有擊中莉希的心臟, 而是被她手臂影響, 偏到身體外側了。與此同時莉希右手的匕首已經穿透了沃爾克的身體。沃爾克像是失去了支撐的大樹, 倒下了, 莉希接住了他高大的身軀, 抱在懷中。

"這是我選擇的道路、如果這是我所要背負的....." 莉希在他耳邊說道。

沃爾克吃力地抬起手, 摸了摸莉希的頭。

"如果這是你選擇的道路....."

"嗯, 我不會後悔的。"

"抱歉, 我沒有辦法, 陪你前進了....."

沃爾克咳嗽著吐了一口血莉希一下子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只能把沃爾克抱得更緊。

發音.我還能再聽你唱一次歌嗎?

"明明我唱得那麼難聽?

".....是啊, 真的很難聽..。但是我想再聽一次....."

"你這傢伙....." 莉希苦笑了一下

沃爾克也跟著笑了一下, 但是他抱著莉希的力度已經開始慢慢減弱了。

莉希在沃爾克耳邊輕輕地吟唱起那首有關於兔子的歌曲,

那是她經常唱但是卻總是唱不到調子上的歌曲。

"尋找胡蘿蔔的兔子~在庭園中迷路了~兔子跑呀跑~見到路邊的狗尾草....."

莉希用那完全不著調還帶有一點顫抖的嗓音唱著, 完全是難聽得不行的歌聲,

但是沃爾克像是聽到了溫柔的安眠曲一般,

在莉希的懷中漸漸睡去。從沃爾克的胸口傳過來的心臟跳動的感覺越來越弱,

隨著莉希越來越小的歌聲一起, 漸漸消失了。



"你打算怎麼辦?" 瓦德問。

"我不太確定, 城主大人, 你還記不記得之前在晚餐的時候, 您給我示範的那一次實驗?"

"你是說, 用酒瓶給你示範蒸汽機的原理?"

"是的, 如果當時你沒有擰松瓶塞, 而是直接把酒瓶加熱會怎樣?"

"那樣的話, 酒瓶會因為內部壓力過大而炸裂, 你難道。

"如果把這個豎井當做酒瓶, 而下面的火球作為熱源, 就能利用那個原理來造成巨大的壓力了吧?"

"話是這樣說沒錯, 可是這樣需要大量的水..。啊! 分流器的冷卻系統!" 城主突然跑向欄杆旁邊, 用手指著井壁上延伸下來的巨大管道。"那些管道, 都是直接從河流上引水來冷卻分流器的, 只要能把管道弄破, 河流的水就會直接灌到這裡面來。"

"那就這麼辦。" 艾絲轉過身來準備使用魔法擊穿井壁的管道。

艾絲還未念動咒文, 身上就已經開始散發出藍色的微光了, 這和之前一直被削弱魔力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現在不僅沒有了削弱, 並且因為米格拉詛咒的逆向運作, 所以這片地方的魔力濃度比一般地方還要高了。

由於地下水池的水已經被熱量蒸發出來了,

所以平臺附近有了水蒸氣可以讓艾絲凝結起來。艾絲念動咒語、將水分凝結成冰錐、射向了井壁的一條管道、大量的水從破洞湧出、這下艾絲能操縱的水分就更多了、她念動更高級的咒文、把更多的水分凝結成了冰錐、而身上藍光也越來越強。就在這時,從底下傳來的震動再次加強了。

"怎..怎麼了?!"瓦德也感覺到了手中的"魚竿"也在產生共鳴。

"不好!她施展的魔法也和裝置產生共鳴了!

強烈的震動讓艾絲根本站不穩,不僅如此,她還明確地感受到了從底下傳來的強動,那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樣的感覺,要說的話,這感覺更像是之前在賭城裡感覺到的那種東西一樣,不免讓艾絲懷疑起這個裝置運作的原理到底是什麼。

這股不妙的預感讓艾絲立刻避開了圓臺中間的位置,底下的火球噹地一聲,發射出一道火光擊穿了她剛剛站著的位置。

只見火光漸漸散去,在那之中浮現的是一根從底下火球一直延伸出來的柱子,這根奇怪的柱子上面胡亂地纏繞著一些管道, zk-2172, 以及一些已經辨認不出來是什麼的殘骸,並且在其表面覆蓋著發出紅色光芒的咒文。正當三人疑惑的時候,這條柱子卻開始像蛇一樣扭動起來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艾絲嚇得連忙往回跑,但是這條巨蛇卻追著她不放。

"那個..好像是分流器的殘骸,這個裝置難道產生了意識嗎?不不不不不不這不可能..."

這種狀況已經完全超出了阿托姆的認知範疇,

這根以殘骸組成的柱子不僅表現出了類似生物一般的特性,甚至還表現出了有意識跡象。

巨蛇還在追著艾絲不放,並且附著在上面的殘骸開始展開來,原本是分流器上的機械臂,

現在展開變成了像是肢體一般結構,肢體的端部是長長的金屬針,

那原本是米格拉裝置裡的針。六根機械臂展開來,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爪子一樣,

伸向滿場子逃跑的艾絲。艾絲發射著冰錐攻擊這根莫名其妙的巨蛇,但是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冰錐在接觸到巨蛇的一瞬間就被它的熱量融化了。

瓦德跑過去用"魚竿"架開刺向艾絲的長針,可是巨蛇卻好像無視了瓦德一般,繼續沖向了艾絲。

"威爾小姐!是你身上的魔力波動在吸引它!"阿托姆在一邊大喊著

艾絲馬上終止了魔力的釋放,果然巨蛇停止了追擊她,但是巨蛇的攻擊卻沒有停下來,而是胡亂地拍打著周圍的地面。

"這樣子我沒辦法繼續下去啊,瓦德,你去收拾它!"艾絲推了一把瓦德說。

"你這不是強人所難麼?這東西怎麼收拾啊!

"沒辦法了,我要繼續了,你可要好好保護我哦。"

"這太亂來了!

艾絲繼續吟唱咒文,藍色的光芒再次在她身上浮現。巨蛇立刻就察覺到了她身上的波動,再次沖向她。

瓦德手中握緊"釣竿",準備迎戰。巨蛇展開六根機械臂,

向瓦德連續刺出長針。瓦德此刻仿佛是在與一位擁有六條手臂的人交手,

不過所幸的是它的攻擊毫無章法,瓦德還是勉強地把攻擊都擋了下來。

忽然它把六條機械臂都聚在一起,整個砸向了瓦德,這一擊可吃不消,

瓦德只好側身翻滾躲開。巨蛇就趁著這個空隙,繼續沖向了艾絲。

"糟糕!

艾絲仍然在閉著眼睛吟唱,在她的頭頂上凝結了越來越多的冰錐。巨蛇展開了機械臂繼續向艾絲襲來,瓦德情急之下,菜刀釣竿了巨蛇的根部,想要拉住它。巨蛇像是感覺到痛了似的,停止了沖向艾絲,而是扭轉頭沖向了瓦德。

這次它並沒有張牙舞爪地撲向瓦德,它的頂端冒出好幾圈疊在一起發光的咒文,

忽然一道光束從頂端射出,直擊瓦德。瓦德往旁邊一撲,

勉強躲開。被光束掃過的地面像是被高溫融化了似的凹了下去,

瓦德心想若是被直接打中可不得了啊。

巨蛇持續用光束追擊著瓦德,使得他根本無法近身,只能專心閃避。

"你那邊好了沒有啊! 我這邊快要死了!" 瓦德一邊跑一邊朝著艾絲大喊

但是艾絲沒有回應, 只是專心在凝結更多的冰錐。

從巨蛇射出來的光束持續橫掃著瓦德站著的方向, 但是靈活的瓦德都一一避開了, 雙方就這麼僵持不下。這時巨蛇的形態再次發生改變, 停止了光束的發射後, 六條機械臂同時保持和身體平行, 針尖和蛇頭端部朝著瓦德, 並且六條機械臂以蛇頭為圓心, 開始高速旋轉。原本在端部的幾圈咒文開始擴展, 這幾個圈變得跟旋轉的機械臂形成的圈一樣大, 並且不斷地冒出紅色的電光。

"喂喂喂開玩笑的吧....."

瓦德似乎已經看明白了它接下來的行動, 下意識就拔腿閃避。果不其然, 隨著一聲尖銳的聲音, 一道巨大的橘紅色光柱射了過來, 瓦德剛剛站過的地方隨即被光束熔出了一個大缺口。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了啊....." 瓦德看著巨蛇又開始蓄力準備發射第二次, 又握緊了手中的"釣竿"。"看來只能賭一次了。"

面對即將發射的光束, 瓦德並不打算閃避, 而是手執"魚竿"

正面對著巨蛇。隨著一聲尖銳的聲音劃破空氣, 光束直直地朝著瓦德射來。瓦德大吼一聲舉起"釣竿"刺向光束, 像是回應了瓦德的心意一般, "魚竿"的形態發生了變化, 它的每一個骨節處都分別伸出了兩根透明狀的"骨頭", 一共十幾根"骨頭"伸向了光束並將其完全擋下了, 然後像是把光束蠶食掉一般, 本來是透明狀的"骨頭"漸漸變成了橘紅色。

"大-魚-上-鉤-了-!"

瓦德露出了必勝的笑容, 手中的"釣竿"的形態再次發生了變化。巨蛇發射的光束已經被"釣竿"完全吸收了、從骨節伸展出來的"骨頭"此時發著橘紅色的光芒、將整根"釣竿"

包裹了起來。在一陣紅色的光芒閃過之後, 瓦德發現自己手上的"釣竿"

已經變成了一把形狀奇特的闊刃劍。橘紅色的劍身中間鏤空的部分嵌著一條透明的管道, 管道裡充斥著一些橘色的發光粒子, 在管道中不停地碰撞著, 劍刃上覆蓋著類似巨蛇身上的紅色咒文, 把手處也有著和巨蛇身上一樣的管道和一些金屬質感的部件。這就是這把"釣竿"的力量, 能把吸收到的魔力甚至概念轉化為自己的力量, 並會變化形態。只是這個能力不太靠譜, 瓦德也是有時使得出有時使不出。

瓦德隔著手套都能感覺到這把劍的溫度非常燙手, 不過現在顧不得這麼多,

只能咬牙忍著了。他拖著這把劍沖向巨蛇, 巨蛇停止了旋轉著的機械臂, 每條機械臂的針尖上都出現了一小圈咒文, 隨即從那裡發射出了細細的光束, 六條光束掃向瓦德, 試圖阻止他的靠近。瓦德靈活地躲開了一條兩條光束, 然後用劍擋開了剩下向他射來的光束, 光束被劍身折射開了。

巨蛇把長針刺向了瓦德, 瓦德舉起劍撩開一擊後反手一砍, 砍斷了一條機械臂,

斷開的部分就像是被熔斷了一樣。剩下的機械臂也向瓦德刺了過來,

結果都被瓦德全部砍下。此時蛇頭髮出了紅光, 似乎是在做著最後的掙扎,

打算發射光束攻擊瓦德。瓦德看出它的打算, 在它發射之前,

手起刀落將巨蛇的身體砍成兩半。斷掉的蛇頭還是發射出了光束, 但是由於沒有了身體支撐, 完全是在胡亂發射, 然後在一陣火光之後,

蛇頭就爆炸了。剩下的部分在蠕動了幾下之後也停止了下來, 身上覆蓋的紅色咒文也消失了, 看上去只是一堆殘骸堆成的垃圾。

剛剛經歷了一次瀕死體驗的瓦德還沒有調整好呼吸, 在一旁喘氣, 因為很燙的緣故, 他放下了手中的劍, 不過劍在離開他的手的那一刻, 就散去了紅色的光芒, 恢復成原來的"釣竿"了。

艾絲凝結了大概有十幾條大冰錐, 然後她睜開眼睛,

瞄著井壁上所有的水管射了過去。所有管道同時被擊穿了一個大洞,

河水從洞口源源不斷地流向下火球處, 不過水流還沒接觸到火球,

就已經被高溫蒸發成蒸汽了。頓時大量的蒸汽湧出, 朝著上方擴散了。

"快點離開這裡, 蒸汽湧上來會把你們燙傷的!"

在旁邊躲了很久的阿托姆朝著他們兩個喊反應過來的兩人跟著阿托姆跑向了升降梯，迅速逃離了這裡。

塔內的火勢越來越大，莉希目送漸漸被大火吞噬的沃爾克，然後轉身走向升降梯，在那下面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等著她，但是她發現升降梯正在向上運動。叮的一聲，升降梯打開後，艾絲三人從裡面沖了出來，莉希還沒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就被艾絲和瓦德一人拽著一隻手人拉著走了。

"噢下面怎麼了？" 莉希甩開他們的手跟著跑，雖然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這裡馬上就要爆炸了啊!" 瓦德邊跑邊說。

"我們這不就是要去阻止爆炸麼？

"我也搞不懂啦，總之跑就是了!

"稍後再跟你說，先跑!" 艾絲說

四人邊躲開火焰邊跑，但艾絲不小心被障礙物絆倒在地上，這時忽然一頓金屬的碰撞聲從頭頂傳來，只見一條管道從頂上掉下來，可艾絲的腿被鐵管勾住了一下子拔不出來。

"艾絲!

瓦德撲了過去，擋在艾絲身上，管道重重地壓在他的背上。

"瓦德?! 喂!" 艾絲也慌了起來

"快爬出去，我撐不住了....." 瓦德憋紅著臉使勁頂住那根管道這時莉希也跑了過來，一掌把那根管道打飛了。

"少年，你還好吧？" 莉希把這兩人扶起來。

"沒事，快走!" 瓦德拉起艾絲的手就跑，艾絲則驚魂未定地被拉著跑了。

四人一路狂奔沖出了城堡，身後傳來了隆隆的響聲，緊接著一聲巨響，地動山搖，地面搖晃到人都站不穩了。

隨之而來的是地面開始出現裂縫，以西塔為起點，裂縫不斷地向外延伸。只見城堡的西塔在這聲巨響之中粉碎倒塌，一道金色的光芒從西塔的位置沖入雲霄，其散發出來的強大的波動把米格拉城上空的烏雲全部都驅散了，使得霧之城米格拉迎來了久違的陽光。

地面的震動完全停止了，但街上的人們還驚魂未定。

正當所有人都在為這個景象而目瞪口呆的時候，天空落下了很多發著微光的小碎屑，就像是飄著金色的雪一樣，在夕陽的映襯下顯得非常漂亮。莉希用雙手接住了一顆碎屑，但是碎屑剛接觸到手，就融化在手裡了，就像是雪花一樣。

"我們.. 這算是成功了嗎？瓦德站在艾絲旁邊問。

"好漂亮。"

艾絲完全沒有理會瓦德的問題，只是凝視著這奇景，難得看到她露出這樣的表情，瓦德也就不再打擾她。

阿托姆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來。

"成功了啊! 我們成功了啊啊啊啊! 我們做到了啊.. 你看到了嗎.. 你看到了嗎.. 啊..... "

阿托姆哭喊著不知道在對誰說話，看起來並不像是劫後餘生的喜悅，而是夾雜了一些別的感情在裡面。

瓦德頓時覺得就他一個人仍然搞不清楚狀況，在經歷了一場殊死搏鬥和絕地逃生之後，忽然一股倦意襲來，瓦德隨手把 "魚竿" 扔在地上，大字型地躺在了地上休息。

"算了，至少事情是解決了。"

在一輛駛往聖都的列車上，萊蒙特正托著腮看向車窗外的風景，

他注意到了遠處米格拉那個方向天空上的異動。

啊.假期結束了"

萊蒙特一臉不爽地撓著後腦勺說

"回去還得寫報告,麻煩死了,那些死腦筋就不懂得變通一下嗎?

他一如既往地在只有他一個人的包廂裡,不厭其煩地說著一些無意義的話,如果他身邊有人的話,大概會被他煩死。列車的汽笛一聲長鳴打斷了他的喋喋不休,那是列車即將進入隧道的提示。

噢的,我怕黑啊,能幫我把燈打開嗎?

# 照耀明日的陽光

自米格拉大災變以來已經過去了大半個月了，天氣也有違常理地保持了十幾天的晴朗，也多虧如此，城中負責修繕的工人們才得以順利地進行他們的工作。

多蘿絲獨自走在街道上，環視著這百業待興的景象。

這裡的人們都不知道自己經歷的是一場足以把他們全部殺死的災難，也並不知道曾有人冒著生命危險把他們救了下來，他們還是照常地勞作，生活。

米格拉的變化很大，變得晴朗，變得可以使用魔法。但對於米格拉的居民來說，也沒有什麼不一樣，人們早已習慣了沒有魔法的生活。

多蘿絲來到他們賣藝的小廣場，沒有了他們的表演，這裡顯得有些冷清。不過只要大家還需要這份歡樂的話，總有一天會有誰再次來到這裡，接替他們為大家帶來歡樂。沒有誰是不可替代的，多蘿絲如此想著。

多蘿絲決定了要去聖都，雖然還不知道在那裡能有什麼發展，或許繼續做一個舞女，或許是拿著那筆錢開個舞蹈教室，不管怎麼說，能踏出第一步總是好的。

忽然很想跳舞，察覺到這份心情的時候，

多蘿絲發現自己已經自然而然地起舞了。明媚的陽光灑落在這個小廣場，像是要將之前的陰霾全部沖走一般，而多蘿絲就這樣踏著陽光繼續舞動著。

在這場災變中受害最嚴重的是米格拉城堡，城堡的西側已經化為一堆廢墟，其餘的部分也崩崩爛爛，沒有一處完整。而廢墟的中央，也就是西塔的原址，則僅僅留下一個大坑。莉希漫步在這片廢墟之中，像是在尋找什麼。但至於是在找什麼，她大概也不清楚。

碎石，污泥，機械殘骸，破爛的管道。目光所及之處，盡是破敗的氣息。但莉希的目光掃到了一抹綠色，那是和這片廢墟格格不入的，充滿生機的顏色。莉希一路小跑著奔向那一抹綠色，或許那就是她要尋找的東西。

那是一棵剛剛發芽的幼苗，它從碎石縫裡鑽出，葉子剛剛展開，正努力地吸收著陽光。莉希知道，這是一棵彭派亞果樹的幼苗。彭派亞果是一種不太常見的水果，一般只會長在懸崖峭壁的石縫裡，採集十分的困難，而且每年結的果子也很少，除此以外，肉少核大味道還苦澀，是一種雖然可以食用但是基本不會有人會喜歡的果子。

最重要的一點是，米格拉地區不是這種果樹的分佈地，也就是說，有人特地把彭派亞果的種子帶來了這裡。想到這一點，莉希一直繃著的臉終於露出了笑容。

"這個傢伙，居然還帶在身上啊。"

莉希回想起多年前捉弄沃爾克的事情，當時她騙沃爾克說吃了彭派亞果實會帶來好運，並且用果核做成的護身符也會帶來好運。但是她沒想到沃爾克居然信了想到這裡，莉希不禁笑了出來。

"這是一株彭派亞的幼苗吧？"

阿托姆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莉希的身後，向她問道。

"是啊，您也認識這種樹嗎？"

"早年見過一次，是不太常見的一種野果樹吧。冒昧地問一句，你就是莉希吧？"

"是的。您認識我？"

"不，我只是從諾克的口中聽說過你。"

"這樣啊，那您是來替他報仇的嗎？"

"不是，我認為他最終死在你手上，對他來說，可能是一種解脫吧。"

阿托姆也走了過來，蹲下來注視著那棵彭派亞的幼苗。

"我和他認識有十來年了,這些年來,他一直在說服自己不要被過去所束縛,但..。我認為他只是在逃避而已,他無法放下過去,也無法面對未來。"

"嗯,確實是他的風格。"

"他相信你,但他也無法原諒你。最終,他沒有做出任何選擇,而是放棄了思考,逃避了這個問題。"

"那你認為我是惡魔嗎?"

"我不知道,不過你們拯救了米格拉城的人們,這點我還是要感謝你的。"

"我沒能幫上什麼忙啊,該感謝的是那兩個年輕人。"

"說得也是。我們這些大人反而什麼都沒能做到,真是慚愧啊。"

"城主大人,我有一個不情之請,希望您能幫忙。"

"是什麼事?"

"可以把這株樹苗保護好,讓它繼續生長嗎?"

"這當然沒問題,我一定會好好照顧它的。"

月臺上只有稀稀疏疏幾個旅客,艾絲一個人坐在候車的長椅上,一副很困乏的樣子。距離發車還有一段時間,艾絲側著頭倚在旁邊的柱子上打盹。每兩日才有一趟列車進出米格拉城,而發車時間又在清晨,所以艾絲很早就起身了。

太陽漸漸爬高了,陽光照在待發的列車上,光線通過車窗的折射,

剛好映在艾絲的眼上。艾絲一臉不高興地睜開眼,

又被刺眼的陽光晃到。這時她看到瓦德端著兩個杯子從遠處走來

"艾絲,我從接待處那裡弄來了些開水,吶。"瓦德遞出一杯給艾絲。

艾絲接下水杯,看了一眼熱氣騰騰的熱水,表情變得更不高興了。

瓦德一下子就察覺到她的表情變化,於是問道。"嗯?怎麼了?"

"太燙了。"

"那我給你吹一下?"瓦德裝作要幫她吹一下的樣子。

艾絲馬上把杯子拿開,然後施展了凍結魔法,把熱水變成了冰水。

"喂喂,這樣怎麼行,我父親說過,即使是很熱的天氣也不可以直接喝冰水。"

艾絲沒理他,直接喝了一口下去,但是因為喝太猛的緣故,感到了一陣頭疼。

"你看,叫你不聽老人言。"瓦德把自己那杯熱水遞給艾絲。"喝這杯吧,放心我沒喝過的。"

艾絲接下了這杯熱水慢慢地喝著瓦德把背包放下來,坐在艾絲旁邊。

謝謝。"艾絲小聲說道。

"嗯?你說什麼?"

"沒什麼。"

"什麼嘛,一點都不可愛。"

"嗯-?"

艾絲鼓著腮幫子盯著瓦德,藍色的"怒氣"都快要迸出來了,察覺不妙的瓦德立刻轉移話題。

"啊--對了,剛才在接待處的商店裡看到這個,說不定你會喜歡。"

說完瓦德從背包裡拿出了一個長方形的白色紙盒,打開後裡面整齊地排列著六個圓滾滾的點心,並且每一個顏色都不一樣。

"聽店員說這個叫..。瑪..。瑪卡什麼來著?"

"瑪卡羅娜。"

"啊對!瑪卡羅娜,聽說這六個顏色都有不同的味道,你要嘗嘗嗎?"

"要!"

艾絲的回答沒有一絲遲疑,然後拿起了一個水藍色的,小口地吃了起來。

瓦德看到她一臉滿足的樣子,也微笑了起來,然後也拿起一個吃。

"作為僕人,有進步,值得表揚。"



"你真拿我當僕人啊....."

"有什麼不滿嗎？"

"哪裡敢, 我的大小姐。"瓦德笑著攤了攤手。

謝謝。"

"嗯？"

"我說, 謝謝。"

"這可真稀奇, 你會謝謝我, 你就這麼喜歡這種點心?" 瓦德一臉詫異地望著艾絲。

"我是指之前的事。"

啊.那個啊"瓦德傻笑著撓了撓後腦勺。"其實我也沒多想, 就撲過去了。"

"你傻呀..。萬一被砸到腦袋怎麼辦？"

"我大概就是傻吧, 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我。"瓦德攤了攤手。

"欸....."

這時列車發出一聲長鳴, 這是即將發車的信號。

"開往吉爾維姆山谷的列車還有十分鐘就要出發了! 請各位旅客抓緊時間上車!"

乘務員在月臺上吆喝著, 旅客們紛紛起身走向車廂。

"我們也走吧。"

艾絲回過頭來發現瓦德已經站在她前面, 並向她伸出手來。

"嗯。"

艾絲握住他的手站起來, 一同走向車廂。